

徐卓呆說集

上冊

上海東大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4368

徐卓呆說集上冊目錄

半時間勞動制

天然美的臉

死灰永燃

水聲

無形的離婚

猴

吐痰客

叛離

無進步的鄉村生活

(一名牧童阿八的無味日記)



用最後媒介物以後

浴堂裏的哲學家

你爲什麼要娶妻

某女士的遺書

過去未來的寡婦

一家

神經過敏

如此相逢



半時間勞動制

申呆

(一)

中國

向來勞動界向來是假資本躉謫的車票和

源不

到什處勞動問題。不過現在國外的勞動

界既

勞動起來，國內一班智識階級又在那裡

夠吹

所以勞動界也從夢中醒來。有些豪華起

半時間勞動制

二

來要想摹倣什麼八時間勞動制什麼勞動組合問題雖不很徹底倒鬧得頗厲害你也有議論我也有主張講和會議的結果便在美國華盛頓開萬國勞動會議中國也派人參列其間永遠可以做紀念的便是千九百十九年後經過了十年的民國十八年。

這一年那些勞動者也不管八時間勞動中國全國能否一律實行總之覺得八時間勞動這幾個字有能耐。

些厭了並且也覺時間太長於是一齊起來很熱狂的高叫道七時間勞動萬歲。

其時重皮毛的中國自然(?)已經組織了很完全的勞動組合了八時間勞動制度已儘力實施過不

但如此一般的勞動者對於那八時間勞動制早不能滿足了他們都有一致的意見說道這二十世紀的世界上一定要我們一天拿三分之一的時間來勤勞我們能夠忍得住麼這種暴虐制度決計不能長久繼續的所以我們應當打破他於是自有一種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議論非常嚴厲的來攻擊但是這也徒勞罷了鬧了好久這七時間勞動制又正式實施咧。

從此又過了三年在民國二十一年了勞動者又高唱六時間勞動萬歲做起示威運動來在那時節替資本家或雇主一日勞動四分之一的時間碼是很夠了只因機器的力量非常進步大可以省人類的

勞力從前要建築一兩個月的三層樓大廈現在一星期可以造成一點鐘不到皮匠可以做好一雙鞋子男子的理髮只消三分鐘光景能夠完成這種時代倘使必定要延長了勞動七時間不是反成勞力過剩了麼：社會經濟學家中的保守派和頑固的道德家等本來反對改革社會制度的但是這種反對竟沒有多大的價值勞動時間漸次縮短下去乃是當然的事：於是六時間制度又占了



勝利了。

從此再過了三年是民國二十四年咧勞動者又叫起五時間勞動萬歲來了其時航空界有驚人的進步因此中國和美國的空中旅行來回費用只消四十八時間的勞動工資就夠了在這種時代一天勞動五時間實在太長其時那二百馬力的大摩托車只要十二分鐘就可以製成一輛農人用着新式電氣促成栽培僅僅在五分十分鐘內可以將蔬菜種成咧。

世界既這麼進步上去，自然也順次的四時間勞動制、三時間勞動制、二時間勞動制、一時間勞動制，一步步驚人的改革起來了。一時間制實施了，剛到一年，豈料望不見底的新時代要求覺得一天勞動一時間還嫌太長，幾個先覺者更進一步，口中高唱一天半時間勞動制了。於是全國勞動團體忽然聲援這福音，都竭力主張着。居然一日半時間制全國都適用起來。

(二)

這半時間制的實施，起初却不免有許多困難不便。譬如衙門裏的吏員執務時，把文書等準備準備整理，已經把三十分鐘佔去不少。所以實際的執道，我曉得的主婦便問伊道：那麼爲何你不給他吃。

務時間比半時間還要短得多，然而也不會因此低減。能率的從一般人說起來，這能率真比八時間制的時代增大得多，又再從公衆一面說，因此也很便利。無論到那裏總沒有很不快的要叫人守候到半時間以上了。本來有幾種事，一天不會完結的，却應當。第二天、第三天逐日過去，但是每天只做半時間，也不像從前那麼望眼欲穿咧。

這麼勞動時間一縮短，却很有奇妙的事情生出來。本來在一時間勞動時已經很有些出現，此刻一到半時間制，便達了極端中產階級的主婦對自己家裏雇用着的乳媽道：乳媽小官官不是哭着麼？伊答道。

氣呢。伊道夫人那不行。我已接到組合會的傳單。乳

母也與他人一樣。一天只能勞動半時間。所以我在今天的半時間內非常認真的把小官官看守着。還有一個牙醫生給患者施手術時。因為時間一到。就不管他劇痛。即將患者趕出門外。那共同摩托車滿載着乘客。行到中途。開車人說今天時間已完。還有。一半路要明天開行了。就把客人拋棄在路旁電話局的接線生人家。正在談得緊要之時。他也不說一聲。「哈羅。今天時間完結了。」就把他搖斷咧。這些事情還不算奇驚人的怪事。出在民國三十年的監獄中。那時有一個大盜綽號叫做雲裏飛的。他能躲在雲中專門搶劫那些飛行家。此人捉住後。經法官

判決在監獄外的空地上執行死刑。

雲裏飛到了最後一日。也從着慣例。儘他揀愛吃的東西吃。再許他寫遺書。到了預定時刻。便送他上電氣斷頭台。他的生命只剩二十秒鐘了。他剛剛上了斷頭台。忽然一個獄卒。看一看錢。說道諸君。今天就算罷了。現在已是退職時間。大家回去罷。他這麼一說。旁邊監刑官就怒道。什麼話。獄卒在這時候。自然他那種怒容也不通用了。答道。什麼叫什麼話。今天時間已經到了。事情雖很容易。也要明天出席後施行咧。我們都是吏員組合會中一份子。對於國家一天只能負半時間勞動的義務啊。又順便對那死刑囚。雲裏飛道。對你不起。請你等到明天罷。明天替你

第一個下手就是了。說罷大家一齊走咧。

(三)

都是這種樣子的做着，所以比了八時間勞動制也。

未能十分實施的二十年前社會狀態却是大變科學發達到極端。沒有一樣沒有巧妙的機器。一天只有半時間的作業已經供給國內的需要，綽綽有餘。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一種一種的產生出來，或烹調、或記賬、或梳髮、或洗浴、或吃飯、或出恭都有很便利的機器。一點也不必用手教育的方法也。面目一新。北京大學中一天只有半時間上課，反比從前五、六時間聽講義的方法，學生能夠得到多量的知識。人才也出得更多，真是昔日社會主義家和其他預

言家所夢想的黃金時代來了。上下一律的一天只勞動半時間，大家一起能夠得到幸福的生活。這不是黃金時代是什麼呢？

然而人類的頭腦到底不及全智全能的上帝可憐。生出一個大缺陷來了。改良社會的先進和政府的當局一味用心在短縮人民的勞動時間，拿來獎勵安逸、幸福的生活。不料忘掉了講究消閑的方法。一天勞動了半時間，還有二十三時間半的無用時間。每天怎麼樣的過活呢？憑你怎樣貪睡的人，每天總不能睡到十五六時間。那麼這很長的每天閑暇時間，用什麼法子去消遣呢？無論什麼聰明人都沒有。

到戲館裏去看戲，到菜館裏去飲食，這些娛樂機關，凡是雇用他人的地方，自然一天也只開得半時間。一點不夠消磨時刻，全國的空氣中都被惰氣充塞着。四萬萬人民，一天一天只是連連呵欠，眼淚也流下來了。到了這步地位，一種難堪的苦痛比資本家橫暴時代更受不住。大家當是幸福的黃金時代，那知仍是一場夢罷了。

這料想不到的社會新狀態，使一班有識者驚得宛如冷水從頭頂上澆下來。小人閑居爲不善，那倒還不怕。現在舉國盡成怠惰之人，一天到晚在呵欠中度日，那自然除了把這老大國衰亡外，沒有第二條路。政府諸公見事態很不平常，便把向日有名無實的

的勞動部衙門突然改爲休暇部，趕緊聚了朝野有識之士組織委員會，大的研究國民消閑之法。

(四)

政府設了休暇部衙門，再組織了國民消閑方法調查委員會，真是有史以來一件最重大的事啊。到底在國家存亡的生死關頭，無論何人決不能袖手旁觀。各部總長與各委員們絞着腦汁，想出種種妙

法來。

一 多設圖書館，養成他們讀書趣味。

一 多開講演會，使他們熱心吸收新知識。

一 多開運動競技會，獎勵健全的娛樂。

一 多行「德謨克拉西」紀念會，鼓舞國民的

元氣。

一 每日開音樂會……

一 每日演德謨克拉西劇……

此外還有許多方法也不遑枚舉以上所舉的幾種

是無數方法中挑選出來最易實行又是最有效力

的。目錄休暇部中多數部員輪流活動想着手施行一會兒圖書館已遍設在全國各處各人的講演會也到處都開着運動競技會無處不有熱鬧的德謨克拉西紀念會也舉行了音樂會與德謨克拉西劇到處都連日開演着一向在呵欠中度日的國民全

是狂喜的歡迎他。

但是國民的狂喜不過一時罷了這熱度比寒夜的

溫度下降還冷得快休暇部用盡種種方法已經沒有反應國民仍是連連的拿呵欠流淚來度日了實在他無論講什麼娛樂法也總被那一日半時間的勞動規定限制着啊。

(五)

不但如此好好的方法好好的設施全與政府準備相反弄得徒勞無益休暇部和委員會正在那裏忍着頭痛討論善後方法時忽然社會制度革命的聲浪從一部分的勞動者裏頭發出來這些人大大的宣傳起來政府的憂慮更加厲害了。

他們宣言道我們希望自由勞動我們對於閒暇實在厭了閒暇時候太多真是苦事現在不能不拋棄

這似死如眠惰氣滿身的生活把我們無產階級除了。睡眠時間還要打十四五時間的呵欠實是用千古未有的虐政來加在我們身上啊我的同胞啊大家一起起來勞動罷勞動萬歲！

警告全國勞動界

諸君對於半時間勞動制實施後的不幸到今日那麼苦着還沒飽嘗他的滋味麼

諸君連日不斷的呵欠快要到下顎脱落的危機了。

諸君的地位已經成了神經衰弱之人類了。

諸君能夠只管忍受麼

諸君不能不回轉頭來嘗嘗人生的樂味要達

這目的只有一條路就是勞動

勞動無非是保證肉體與精神上的健康

全國的勞動諸君啊你們快快奮起仍然把一

全國勞動組合的本部看着這形勢的推移便在民國三十五年四月發出一種傳單來上面載着道

時間勞動制來結束罷

半時間勞動制

這傳單一出來就有數十萬的勞工高呼一時間制。萬歲聲震天地成一種大示威運動。

※ ※ ※ ※

全國國民如大旱之望雲霓所以這革命運動不但頃刻成功第二年的一日二時間制也很快的成功了於是熱度漸高革命的進步大有燎原之勢三時間制四時間制五時間制順次增加勞動時間居然復活到三十幾年前的八時間勞動了全國的勞動者至此方始從無所事事的倦怠中逃出來能够明白勞動真義飽嘗勞動快樂了終日呵欠的那種鉛色的臉也變成喜洋洋的笑容咧。



亞光

天然美的臉

徐卓呆

美術家何微光得了一位理想的美貌夫人了。同時又是得了一位理想的美貌「模特兒」Model了。他數年的願望到今日纔達到。

何微光先生常說我們研究美術的人第一要尊重天然美，拿來維持他發揮他千萬不可埋沒。他損傷他，凡各種天然物都有天然的美存在著。如山水花草魚鳥一樣，樣樣無不有天然的美人為萬物之靈。人的身體更是一件天然美的高等品物。古代希臘羅馬已把人身當做美術品了。所以只是用體育的方法來維持發揮人體之天然美的照我。

天然美的臉

二

想來在目下有穿衣之必要的世界上在今日以貌取人的社會上似乎一身之中面貌更爲要緊無奈

一班俗人不明白天然美的原理反塗脂抹粉將人工埋沒天然了就是不施脂粉那光光滑滑千篇一律的面孔形如剝殼鷄蛋也沒有什麼美惡可以分別得出來所以最好是臉上有些邱壑纔是我以為天花這東西既是天然生出來的況且又稱天然痘一定很天然的了那麼臉上因此有了麻子也非人工亦屬天然而且臉上不是那一般的平平正正有了高低有了花紋豈不是一種天然美麼無奈世人不能發見這眞的美反把那種泥菩薩那麼的塗脂抹粉算是美了

如此何微光先生研究了好久美術纔發明人的麻面是一種天然的美

於是何微光先生又尋訪了許久要找一箇適合他理想的美人打算做他的愛妻做他的模特爾居然也被他遇到一位白雪梅女士是箇麻得五花八門的面孔他一見之下如獲至寶萬萬不肯輕放了便用全副精神向伊求婚又居然蒙白雪梅女士允許了

從此以後何微光得了一位理想的美貌夫人了同時又是得了一位理想的美貌模特爾了他數年的願望到今日纔達到他結婚後所有的作品樣樣把他那天然美的愛

妻做摸特爾了。但是世上人見他的新作品大家瞧也不來瞧了。

他數年的願望雖到今日纔達到他數年的名望。也是到今日纔破壞了。

這時節何微光還是怪不能發見天然美貌的世人。不懂得真的天然美。

天然美的臉

新小說叢書

第二輯已出三種

■ 東方福爾
摩斯探案 顧博士 (偵探) 一冊 四角

■ 倡門紅淚 (社會) 一冊 五角

■ 賴婚

(言情)

一冊 五角

周瘦鵠主編

死灰永燃

徐卓呆

對手咧

二 相親

到了那裏方知男宅的新郎和他們父母已比玉姑翠姑先到與玉姑等僅隔一層板壁在書室中與郭氏夫婦談話二人聽得清清楚楚平日很活潑的翠姑今天只是呆着不做聲連姊姊玉姑也不多說話玉姑看着妹妹那種態度想到他心裏一點也不懂得男子的性質既覺他可愛又覺他可笑後來客人漸多少不得要和他們見面了由婢女領他們二人到裏面去大家都在客廳上咧外面已聽得笑聲與談話聲一進去見有七八箇人坐着

一 親事

翠姑的親事去年冬裏已談起談來兩方面都滿意現在已說定要相親了正月十七日他姊姊玉姑下午三點鐘就預備一切到做媒人的郭家去這一天本來郭家邀了幾位客人在家裏打牌吃夜飯的玉姑曉得大家要傍晚纔會齊集所以打算在人未齊之前先把事情辦妥罷因此早早的二人先到郭家了一家只剩這姊妹二人父母又早已去世此刻只有這遠親郭氏夫婦可以做他們姊妹二人商量的

死 灰 永 燃

三 眼鏡客

死灰永燃

三

一一見面不免寒暄幾句。他們姊妹雖怕那些虛禮，卻不能不殷勤行禮停了。一下玉姑就在座中留心觀看衆人。那一位新郎是箇瘦長身材圓面孔年約二十六七，帶着一箇無邊眼鏡。玉姑暗想翠姑得到這樣的夫婿福氣，卻不小實在與箇不屬於美人系統的翠姑一比，這新郎確是體面得很。玉姑想到這裏再看妹妹時，只見妹妹也是斜着眼睛在那裏偷看新郎。新郎的父母又是一對很和氣的人物。玉姑順便探聽探聽他們的情形。玉姑已經是箇寡婦了，自然也有他的一種經驗。此刻借着郭氏夫婦過渡，便得和他們的父母直接談話咧。

歇了四五天，郭家來一封信。翠姑正在盼望回音，急將給姊姊的信打開來一看，是說「有要話面談，請即來舍」。所以玉姑獨自一人往郭家去了。玉姑臨行對妹妹說：「我此去可以對郭家說你一點也沒有什麼不滿意。翠姑本來毫無不滿意處。他只在那裏等候前途的回音。但是郭家只把玉姑一人叫去，可見前途對着這件親事很意外咧。郭氏夫婦的話又是吞吞吐吐。一時說不明白。他們對玉姑說實在嘴裏確是很不容易說這種話……郭氏夫婦一時不肯說出詳情。後來仔細盤問方知前途意外的要。

五 輕薄話

翠姑對着那男子本是十二分的樂意所以一見姊姊回來忙問姊姊怎麼樣了不料姊姊怒容滿面說真是不知當我們什麼東西那種人家竟說得出那種話來還有那郭氏夫婦也會與他們一般見識的翠姑見姊姊牛氣急道到底是什麼事呢玉姑憤憤的道他們忽然說起要娶我來了你想不是輕薄的話麼翠姑聽着一時說不出話來玉姑又道他們若是不要你只管說不要你好了一也不打緊怎麼可以將我來代替這無非是大家欺侮我們這兩個孤女罷了翠姑依然不語歇一回他哭起來了玉姑仍是怒着。

六 變心

前途實在很看得上玉姑並且曉得他是嫁過的一定要娶他時常的去催郭氏夫婦郭氏夫婦沒法只好去叫玉姑來商量總說你且想想如何他們是再醜也不要緊只要你肯嫁你也本來不是能够一生獨身的這種好的親事也不是一世會遇到幾次的玉姑被他們再三的這麼說想到妹妹可憐却不免有些不快然而又想到他們不要初婚的妹妹反注意在我身上倒不禁心裏暗暗喜歡郭氏夫婦的話不錯我也不可能就是這麼過一世的所以每每郭氏夫婦催一遍玉姑的心便變了少許到後來竟完全答應了不過說對不起妹妹於是郭氏夫婦就把翠

死灰永燃

四

姑叫來詳詳細細說給他聽並且許他另行替他覓

一個佳婿這件事方始有一個段落。

七 淚聲

翠姑從郭家回來就對着玉姑含淚說道恭喜姊姊將這話譏嘲玉姑後來此事進行極速一會兒定親的事情已完結婚的日子已定了玉姑心裏雖樂當着妹妹的面總不敢有笑容不上幾天也漸漸守不住了到結婚的一天翠姑忽然正色對玉姑說道姊姊我有一句不應該說的話今天的禮堂上我是不去了請你恕我我實在怕心痛玉姑看着看着自己打扮又很抱歉的對翠姑道好妹妹恕我罷翠姑搖頭道這提他做甚無非是命運罷了玉姑也想

不出去尋一句什麼話來安慰他

八 火

結婚式是在某園舉行的翠姑只說家裏走不開竟不到場這一

夜他在自己房裏放起火

來將身體也包在火中去了結他那二

十年極短的一生了翠姑對於姊姊的嫉妒心實在忍不住咧放火殺身在他也算復讐翠姑臨時唯一安慰無非是一種想像以爲「我死了姊姊一



定驚的他愈驚我愈痛快」此事一出玉姑夫婦能够安然過他們的幸福生涯在下倘若有了这一枝像小說名家那麼的慧筆便可以縱橫的描寫了此刻只好單單報告事實其餘要請讀者諸君想像咧

死灰永燃



代歷

皇帝趣事大觀

四冊 一元

歷代宮闈秘史大觀

■漢宮秘史	二冊	五角
■隋宮秘史	二冊	五角
■唐宮秘史	二冊	五角
■遼金元宮秘史	二冊	五角
■明宮秘史	二冊	五角
■清宮秘史	二冊	五角

水聲

徐半梅

人物

抱小兒的貧婦

此外雜人一羣

場所

江邊某小市的港口

時候

某年冬夜

背景

水聲

港中夜景。天空黑暗。疏星數點在黑暗中隱隱見。港中有小輪船和帆船停着。面港處是新開市街。本寂蕪雜。其中只有某輪船公司的等船處。房屋略為大些。他右旁是一家點心店。點心店隔壁便是某商船公司的等船處。

那輪船公司的等船處一面等着的客人有十個。光景一對農家夫婦一個帶大金戒指的木匠。頭一個商人一個戴打鳥帽的青年兩個出去做媒女的年輕姑娘。這些人裏頭還有個抱着四歲左右小兒的婦人。年約四十光景。大家圍做一圈。爐火北風烈烈。衆人都縮着身體。

(甲)「農人似的男子」天好冷啊。夜漸深。冷得更利。

害。咧。大概快到了。要早些到纔好啊。

(乙)「木匠作頭似的男子」一刻兒就來了。十點半鐘一定到。只消再等一下就行。

(丙)「戴打鳥帽的青年」什麼時候可到上海。

(丁)「商人似的男子」明天八點鐘或者要遲些。

(甲)好冷啊。

(丙)船中也很冷麼。

(乙)船中不妨反嫌熱咧。還有汽罐。

(甲)沒有風倒也好。江上平靜得如蓆子一般。

(丙)上海下了船坐火車去的。快麼往崑山去的人。

(丁)自然是這樣。快坐小輪船是又要多費一天了。

此時江中隱隱聽得有汽笛聲。乘客頓時有活氣。

裏面便走出一個手提玻璃燈的辦事人來。

(辦事人)衆位客人下水船進港了。大家預備能別忘了東西。

衆人立起來穿衣的穿衣收拾的收拾。獨有那抱

小兒的婦人不動。

(辦事人)「向那婦人」你不是下水船上麼。

(抱小兒的婦人)是。

靠在椅上身子一些不動。

(辦事人)上水船是還有一點半鐘光景咧。

(婦人不答)衆位跟我來罷。

此人提着燈在前走。船客都跟在後面。

等船處空了歇了一下懷中的小兒哭咧。

水
聲



(抱小兒的婦人)好孩子。別哭啊。

(抱小兒的婦人)肚子餓了。母親我要吃。

你吃罷。

小兒咬了一回。仍舊哭起來了。

(抱小兒的婦人)做什麼。做什麼。

(小兒)硬得很。我咬不動。不要吃。

(抱小兒的婦人)「取去小兒手中餅。懷中拿出錢袋來。看看裏頭。」去吃餛飩罷好不好。

小兒止哭。婦人抱着小兒出去走進隔壁的點心店裏就瞧不見了。

暫時一個人也沒有。一回兒有六七個男子急急。

趕來闖入輪船公司等船處

(其中的一人)有人麼借問一聲

事務員從裏頭出來

(事務員)什麼事

(此人)方纔這裏來過一個四十歲光景的婦人麼

抱着一個女孩子的

(事務員)這倒不曉得

(此人)實在是個棄婦受盡了婚姻上的苦痛離去

家庭因為曾對人說往崑山去的所以料他或者

到過此地

(事務員)那麼快些往碼頭上去看罷船也快開了

(此人)如此麼那麼我們到碼頭上去

一羣人急急往碼頭處去事務員仍舊入內過了一下婦人從點心店中出來再到輪船公司等船處坐着烤火

那往碼頭上去的一羣人又回來了圍繞着方纔提玻璃燈的人問話

(辦事人)不在我們那邊等船處麼方纔的碼在那裏我問問他好像他說要等候上水的

(衆人中的一人)那邊沒有我們已去看過

(辦事人)那麼或者到了商船公司的等船處去了

(衆人中的另一人)不錯那邊沒有去看

一羣人又趕到商船公司等船處去看竟人影也沒有

(辦事人)「好像想得什麼了」不會投河麼。

(一人)那倒論不定。

(辦事人)那麼應當趕快分頭去尋一刻也不能遲。
纔咧。

(衆人)不錯。有理。有理。

(辦事人)投河的人大概在西塘橋畔的。

(衆人)當真。麼那麼我們立刻去啊。

衆人向西面趕去。辦事人也跟着去。

在輪船公司等船處。燒火的婦人徐徐立起。輕輕搖着已經入睡的小兒走出等船處來。然後與衆人去的方向相反。往東走去。

歇了一刻。只聽得微微有水聲。

■歷朝史演義

八冊 一元二角

歷史小說大抵枯寂者多絢爛者少

深晦者多淺顯者少蹈虛者多摭實
者少又復斷代成編不相賡續本書
集上下五千年之史事貳於一帙蒐
羅詳賅說理新穎考證精確記載翔
實文字淺顯繪圖精美愛讀歷史小

說者不可不讀

徐卓呆

無形的離婚

老詩人崔淡如死後，他夫人也不忍去觸他的遺物。有一天，因著曙光雜誌社寫信來，要些崔老先生的遺稿，擎去刊載。因此，伊便到現在兒子充書房的一間屋子裏去。這裏除他老人家的書籍，仍舊裝在書櫃內之外，還有他自己的出版品，愛讀品和詩稿等類都收藏在一隻小書箱內。夫人別處不去尋，先來看這書箱。尋了一回，居然找到一冊最後的詩稿，只因下半冊還空著，可見是最後的稿本了。這些東西都是辦喪事的時節，他兒子胡亂收拾在內的。夫人此刻擎了這本詩稿，正要關好那書箱，時瞥見下面有一本稿子簿面上寫著五箇奪目的大字：「離婚隨感錄」。夫人一見便覺奇怪，就此順便一起帶出來，回到了房中。詩稿且不看，先讀那離婚隨感錄。一看裏面，當真是淡如的筆跡，而且他在題目之下還寫明著「淡如述」三箇字。咧這一本稿子，紙張已成黃色，可見是年代極長久了。其中的字雖都是淡如親筆，但前前後後的字跡，種種不同墨色，既有濃淡筆劃，也有粗細。最後幾行墨色還很新鮮，想來這稿子的最初動筆，大約總在四五十年前，但是並非一時寫完，乃是歇了一二年再寫一段的。

無形的離婚

二

也有過了五六。年再寫一段的。也有最後幾行必定還是這一二年內寫的。咧。夫人看了大為疑惑難道他與我結婚之前曾經與別人結過婚離過婚麼奇了不過細細看那文中所用的離婚之妻的名兒。明寫做紉芳這不是我自己的名兒麼更奇了我何嘗與他離婚我們在二十一歲結了婚今年七十歲了五十年間也從來沒有二人遠離過一年半載別說是離婚了。夫人要解釋這疑團不能不把這一冊離婚隨感錄來細讀一下咧。

唉我與紉芳結婚已經十五箇月了從今天看來我們二人的結婚生活實實在在只有十一箇月罷。

這十一箇月內二人確是能夠嘗到戀愛的真味。夫妻的樂處滿了第十一箇月我們的結婚生活就告一箇結束換一句說便是同時那離婚生活開始了為什麼在這第十一大箇月會有如此急遽的變化。這就是產生了馨兒的緣故。

馨兒是我的愛兒又是紉芳的愛兒同時也是逼令我們離婚的一箇天真爛漫的惡魔然而我二人不能領悟一味愛他絲毫不曉得恨他情願使我夫妻二人精神上一天遠離一天漸漸入離婚生活中去。夫妻二人用情的程度平均便像兩條平行線兩端都保持一樣距離一生小兒宛如在平行線外添了一點於是這兩條線的一端都去密接在這一點上。

因此二線一點便形成了一箇角。從此二線不能平行。一端密接在一點上。一端遠離了這角。起初角度還小。後來漸漸擴大角度愈大兩端愈離。角度到了一百八十度時兩端實在處了相反的位置了。那麼照幾何學講來角度再大上去一百九十度二百度的加起來到了三百六十度不是兩線又會接近了麼。唉愛情不能用科學的說明。這件東西不離便罷離了一離差不多像靈魂與身體決不會再合的了。使我們夫妻二人入離婚生活的也不獨是馨兒。這惡魔這惡魔之外更有什麼。「生計問題」咧。「家事」咧。這好幾箇小惡魔也纏繞不清。幫著馨兒一同要逼我們一步一步在離婚生活中前進著。

人家夫婦要離婚或是到法庭上去或是到律師處去。只要男女二人有一方面不情願。這離婚很難成。立可憐我們這離婚生活憑你雙方都不願意還是要你情情願願的做著。

有形的離婚雙方有了惡感。用法律手續來一解決。從此離開著不見面倒也大家可以忘掉現在我們所處的離婚生活是無形的離婚表面上並沒有什麼正式手續精神上實行著離婚人還是天天見面。身體還是天天在一起喫飯一起睡眠兩箇心已離得極遠唉兩箇沒有人天。天天接近著這還不是苦痛麼。

我二人似已不知戀愛爲何物。一天一天活下去只

無形的離婚

四

曉得馨兒的衣食如何。教育如何。立身的方法如何。選擇配偶的辦法如何。唉。自己的結婚生活還沒有結果。倒又要去做成第二對沒有結局的夫妻了。阻隔我們夫妻愛情的既是這孩子那麼我們若自從結了婚到現在至今不生小兒。那一定這愛情可以維持到現在了。這何等快活。早知如此。就不應該。生這孩子。現在既經生了。已無可如何。只得聽他蹣跚我夫妻二人咧。萬一我是了一箇殘酷的人或者會殺兒子也。論不定啊。

我今天有一箇大大的發見。可以推翻我以前的主張。我以為不生小兒的夫妻愛情只管可以維持一下。去那知大大不然。我表弟姜哲生就是一箇證據啊。

他們夫妻結婚到現在二十多年了。從沒有生過小孩。愛情總能够不致衰退了。況且他二人又是自由的結婚的氣質也很合。從沒有衝突過。不料他們濃厚的結婚生活也不過嘗得五六年罷。後來兩條平行線也是一端湊合成角。一端遠離了。這是什麼緣故呢。沒有生小兒啊。那知他們的原因。反在這不生小兒的一箇大原因上。因著不生小兒。於是男的也一心想生小兒女的也。一心想生小兒。心裏只有這一箇念頭。便把什麼愛情。什麼夫妻早已忘掉得乾乾淨淨。於是並行線也成了角了。不過這一箇交點與我們適相反對。不是爲有了小兒。是爲著沒有小兒。

是二人白頭到老，越は多嘗幾年。這種木偶夫妻的

滋味。

人們能够。在燕爾新婚愛情正濃的時候。不使他減退。立刻就二人自殺。倒是一對永遠保持愛情的夫妻。倘使愛情未退的夫妻。單單死了片面。這也是與離婚一樣的苦痛。

有人說生物生存。在世上的大目的。在傳種戀愛。不過是傳種時用的一種肥料罷了。唉。這真是殘酷的肥料。我們可以單單用這肥料度日子麼。

我馨兒已結了婚。有三年多了。他們一對小夫妻也步著我們上一代的後塵。趨入離婚生活中去咧。

愛精乃誘惑之神。

紗芳夫人看了幾頁。雖沒有看完。也沒有再看下去。的勇氣。咄道。我若早一點明白。了這層意思。我或者可以在夫婦二人的愛情上。多努力。這幾年罷。但怕我未必會去抵敵。這不可抗的力啊。

*

*

*

新 小 說 叢

周瘦鵠

主編

第一輯

十種

■鐘鳴八下(偵探).....	一冊	八角
■軟監牢(奇情).....	一冊	四角
■箱屍(偵探).....	一冊	四角
■斑竹痕(教育).....	一冊	四角
■春痕秋影(言情).....	一冊	一角
■魯濱遜歸航記(冒險).....	一冊	一角
■孤掌驚鳴記(武俠).....	一冊	一角
■愛河情浪(言情).....	一冊	一角
■福爾摩斯新探案(偵探)一冊	一角	一角
■新西遊記(滑稽).....	一冊	一角

猴

卓
呆

猴



某處來了一個要猴子的。他要得格外有趣與平常的猴子戲大不相同。平常的無非是什麼換帽子穿衣服騎羊翻筋斗等簡單技術。他的全然與人家兩樣不知是那裏來的。並且他那猴子熟練得不必用鐵鏈鎖着。一聽得那要猴的唱什麼他就做出什麼來手舞足蹈。煞是好看。那猴子還能聽得懂觀客的說話一樣。一樣去叫他怎麼做他都能夠照辦。立刻就做給你們看了。真是一隻極聰明極可愛的猴子啊。

小孩子多的人家或是雇用人極多的商店把那要猴的叫來。那猴子能夠不必由要猴的管着他。獨自可以與各人相對遊玩。到後來便索性趕到內室去給他吃果子給他喝茶。引得大家大笑。這種時候往往他在這一家人家的各處趕去。什麼所在都要走到。有時竟會躲藏在那裏。一時不見出來了。於是合家的人大家尋覓。不知他究竟躲在何處。總也找不到的。

再說那要猴的人倒也很不在他心上。他只是坐在外面與人家亂談。無非講講。

訓練猴子時的辛苦與各處跑碼頭的各種有趣話。頭談了一下他又說就是這種猴子也與小孩子一樣非從小在山中去弄來教授是不行的最好的是我们長年使用着的老猴子他生了小猴子出來在他眼睛還沒紅的時節就下手訓練那便記得牢學得快永遠肯聽我們的命令的猴子這件東西他肚子縮緊着後足便能立起等到肚子一大那就只會爬下來四只脚的走了我們今天這麼帶着他出來非把他常常帶一點兒肚子餓他就很不肯聽人家說話的雖不應該叫他不吃飽若不是如此我們就沒有飯吃了。

要猴的這麼談着有時竟弄到一點鐘以上談至此。

時便說呀不好了時候不早了太驚擾咧說罷吹了一聲口笛那時猴子無論躲在什麼地方一定可以跳出來爬到要猴的背上去了要猴的便道謝了一聲笑盈盈的走回去咧。

恰巧這時候市上的大戶人家或是大酒店時常失竊並且像是同一的盜賊所爲昨天這一家今天那一家鬧得人人恐慌家家防備官廳一面四處的捕捉也絲毫沒有消息有錢人家都雇了武人來看夜重要的金錢一齊藏在外人萬萬不曉得的地方說也奇怪你只有自己曉得的所在那盜賊倒非常明白你藏在何處他總不會拏錯通通盜了去了夜裏一夜不睡用人守着到天明時重要的東西已經失

去似乎他很知道人家的內容的官廳盡力調查仍舊沒有線索

這種樣子約摸繼續了三個月光景有一天有一個和尚到警廳裏來說有一句話要親自向廳長報告裏頭就派一個科長出來見見他說近來鬧得很厲害的大盜我却有一點兒可以參考的話科長一聽便向廳長說明來意廳長就請他進去面述他說我是天龍寺的僧人名叫快然曾經雲遊四處旅行了九年這幾天纔回到此地來那近日很鬧着的大盜我也是剛纔聽得仔細一聽很覺此事與我前年在□□縣時所遇的事相像那時恰巧我在那邊也有一个不可思議的盜賊後來一破案方知是一個要

猴的他用猴子去盜的但是等到派人去捕捉時那要猴的早已不知去向咧現在這裏騷擾着的恐怕就是此賊我不過偶然想到不知是不是他

和尚說完廳長大喜立刻派人四面八方去調查果然那被盜的幾家在數日前那極好玩的要猴子的去過一次於是捕捉的人就到那要猴的住的客棧中去此人恰巧尚未回來一班人就在屋中搜查錢也沒有東西也沒有可疑之物更找不到問問客棧中的人和同住客棧的客人他們都說那要猴的夜裏決不出去正在查問那要猴的本人恰巧回來了一班人就將他擒住捉得廳裏去於是把他審問或嚇或騙或硬或軟種種的盤問那要猴的哭着說這

種可怕的事情我夢中也沒有做過的。

這一夜自然將那要猴子的看守起來。一到明天又有人報昨夜仁泰當舖裏又被一個無形盜賊盜去銀錢很多。一只洋鐵匣內擺滿的金錢藏在住宅裏的家堂中的昨夜也居然不見了。但是門也沒有開過的痕跡。這一家在十天前那要猴的也到過的。不過啊那要猴的昨夜好好在看守所他要差猴子去盜也無從差去。那猴子也關在看守所幾個當差的房間裏他們睡的時候把猴子放在室隅一只舖稻草的木箱中。今天早晨起來猴子還好好的睡在箱中。

到天龍寺去尋那快然那知去的人回來說天龍寺內沒有名叫快然的和尚也沒有數年間在四處朝山近來新回來的和尚廳中得了這回音就覺得這和尚很奇怪了。再派人四處去尋那和尚那知總也找不到。

這幾天仍舊各處被竊。那要猴的和猴子已經分別關在兩處毫無別的變動樣子也很苦楚。這樣的看來恐怕反是那和尚是盜賊咧過了十天只得將那要猴的從牢中放出來。那要猴的與猴子好久不見。今天在大眾面前會面了。猴子突然抱住要猴的頭頸不放。要猴的也緊抱猴子不停的流淚一回兒要猴的連連叩頭道謝那猴子也拜着。

廳裏上上下下許多人見了猴子那種神氣無有一個不笑於是耍猴的背負着猴子回去放出一種獸

鳴似的聲音來與猴子說話廳裏的不少人見他對

猴子說些什麼一點也不懂其中只有一個廚房裏

的挑水的他突然顏色大變等耍猴的去遠他趕到

磨長旁邊說道不好了此人實實在在是大盜此刻

臨行時說的話真叫人可怕啊他說的話旁人都不

懂得是某處一種山盜的隱語我現在却已去那歸

正。在這裏當一個挑水夫實在我從前是那李大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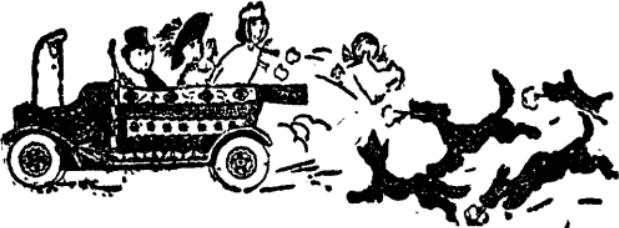
的第九十三弟子只因胆子很小派我看看門罷了

別的事情一點不做那些隱語我倒通通明白他此

刻對猴子說道好險啊這裏不能再做了金銀藏在

寶光寺的冲天爐下今夜你去拏來我們明天動身罷

挑水夫這麼一說於是再派許多人等日暮後躲在寶光寺內守候一到十一點鐘光景只見一個小而黑的東西從樹上下來跳到冲天爐上正要想下地時被他們擒住冲天爐下埋着金銀珠寶不少耍猴的證據已經拏到也只得一齊招認出來那來報告的和尚大概是怕結怨特地不吐真名報告後就躲隱他處去咧



短篇名家小說集

二冊 六角

本書所選爲海上名小說家瘦鵠海鳴寄
塵卓呆小青諸先生短篇傑作均未經雜
誌日報刊過者且各種體裁俱全讀之可
以時時更換目光封面用三色版主編者
爲周瘦鵠先生



吐痰客

徐卓呆

我與嚴君動身之前就有一個小小的爭執爲着什麼事呢就是他要乘火車我主張乘輪船他的意思以爲火車到底時間短輪船保不定沒有風浪我因着津浦鐵路的火車中花錢的客人往往被乘白車的丘八太爺任意侵占實在受不下這種氣倒不如輪船中雖是經過海面有些風浪究竟可坐可臥身體很自由的二人爭執了一下最後到底嚴君聽了我的話決定乘輪船了。

我二人上船時船差不多將近開了行李共四件兩個鋪蓋一隻網籃一隻箱子人上了船扛夫將行李放下來我先就大大的不舒服什麼意思呢船中人山人海那裏有插足之處別說是坐臥了眼前這行李先沒有地方擺人是更不消說咧我們先打發開了扛夫然後再作計較我心裏又懊悔沒乘火車否則或者總可以得一坐位又很覺對不起嚴君嚴君到這時候倒也並沒有埋怨我的神氣我託茶房想法先許了他多給酒。

吐痰客

二

錢茶房回答說開了船再說一回兒船已離天津了。我們去催茶房茶房正如熱石頭上螞蟻一般忙得異乎尋常只說等一下子或者有法子的又耽擱了半點鐘光景茶房走來說兩位先生七號房間裏還有一張鋪空着姑且將就一下罷我們就說只要有地方就是二人合一鋪也不妨茶房又說我來把行李先搬進去罷此時我二人正在眺望海景見茶房拿了兩件行李向數步前的一間房中推門而入我們就曉得這就是七號房間我們且不必急急進去再出來取另外的兩件時我們倒要看看那房門口。有沒有人出入不要失掉了行李那知向房門處一。

看只見裏面現出一個人來手裏提着我們的兩件行李向門外一拋我們正在奇怪那茶房又把第二次的行李搬進房去好像沒看見房門外的東西他將手中之物擺好便走出來去做自己另外的事了我們再看那門外時不料四件行李一齊拋在那裏咧我二人好生奇怪卽忙趕過去各人提了兩件行李闖將進去只見房內共有兩鋪是相對的正面鋪上橫坐着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黑面小鬚人怒容勃勃目光炯炯右面鋪上空着嚴君卽忙將鋪蓋打開打算鋪在榻上我便立着將這老人仔細打量從此人的臉色看來實在是個飽受風霜的人從他的舉動想來他一定很任情自己占了一榻恨不能拒。

絕房中不搭他人進來真是不通世道極了那裏像老出門的呢我正在亂想那老者忽然一聲咳嗽向着嚴君身上吐出一口痰來這口痰不歪不正恰巧吐在嚴君穿着的一件華絲葛袍子的左腿前我見了這情形心中如冒火一般打算先打了他一頓再和他說話但是先要看嚴君的舉動如何我就等他先下手我來幫助他那知嚴君木然宛如沒有知覺的樣子不慌不忙取出一方毛巾來將衣上的痰徐徐揩拭一點也不做聲我在此時又是生氣又暗暗怪嚴君怎麼受得下這種氣嚴君揩完又在網籃中這樣那樣的亂翻我也坐在他旁邊休息那知這老人又是一聲咳嗽第二口痰又把嚴君做着目標

彈丸似的射將出來又中在嚴君右袖上我總想這一回嚴君一定要與他鬧了我是恨不得一舉手就把此人拋入黃海中去那裏曉得嚴君的忍耐工夫真好仍舊若無其事再把毛巾將老濃痰揩得乾乾淨淨臉上絲毫沒有不快之色我起初幾乎疑那老者是個瘋人現在連嚴君我也要當他瘋人了你道嚴君怎樣他非但不知恥辱反在籃中取出所帶的餅乾和蛋糕等物來擺在小桌上向那老者道老先生請啊大家同舟共濟相聚一室也是緣分何用客氣呢請用一點點心罷嚴君說得很殷勤豈料老者際也不去睬他仍是正色坐着嚴君竟不覺沒趣又道出門人聚在一處便是親兄弟我所帶的並不是

吐 痰 客

什麼好東西先生嘗嘗如何老者還是不理他我暗想嚴君怎麼今天如此老臉如此無恥呢一回兒茶房過來問要不要喝茶嚴君就命茶房將帶來的牛乳沖了三杯放在桌上又笑盈盈的對那老者道老先生趁熱喝一杯罷說時兩手將一杯牛乳捧上去我心中正定神纔啓口向嚴君詢問姓名嚴君旁邊軍人戰勝了敵國似的萬分得意便把我二人的姓名籍貫職業和旅行的目的一一向他說明了還不算一定要拖住他同往大菜間去吃大菜老者雖不好意



四

搭足架子板足面孔如今用怎樣的過渡表情纔得變到接受着喝下去的態度呢那老者不慌不忙右手接過嚴君的杯子來連飲幾口把一杯牛乳喝完將碗放在桌上眼睛仍舊不看我們二人一定神纔啓口向嚴君詢問姓名嚴君旁邊軍人戰勝了敵國似的萬分得意便把我二人的姓名籍貫職業和旅行的目的一一向他說明了還不算一定要拖住他同往大菜間去吃大菜老者雖不好意

思無奈嚴君堅請他只得與我們二人同去了。

老者言語雖不多卻像是箇含有惡意的人。細細問他方知是一箇舊官僚現在卻在商業方面投資。他喝了幾杯酒便講出他一段旅行的歷史來算是向我二人謝過的。

他說在七八年前也是乘輪船由津赴申自己先占着房中一榻後來又來一位體面客商占了另外一榻二人也談得很合意那客商是中途在烟臺上岸的船到煙臺自己正睡着沒有瞧見他去不料到了上海我把箱子打開來一看我所帶的數千金已經不知去向當時氣得幾乎發狂今天你們搭入房中來情形恰與七八年前相似所以我追想往事猶覺

怒氣未消竟向二位無禮了。

從此三人在船中談談笑笑倒也很不寂寞到上海後我回家去嚴君寓在南京路某公司樓上第二天這老者就去訪嚴君嚴君接過他的名片來就對僕人說擋駕不見過了四五天老者又去訪問嚴君仍

是把擋駕不見四字謝絕。此後老者也就絕跡差不多把兩口濃痰換得了兩箇擋駕不見算是已把負債還清咧。

卓呆按這小說中的「我」並非卓呆自己實是我一位同姓的友人。



瘦鵝主編

偵探小說叢書

十種十三冊 二元九角

東方福爾
摩斯探案

五福船

一角一冊

東方福爾
摩斯探案

臍外人

一角一冊

東方福爾
摩斯探案

鐵軌上

一角一冊

東方福爾
摩斯探案

空房人語

二角二冊

東方福爾
摩斯探案

盜卡脫

一角二冊

東方福爾
摩斯探案

留聲機上

一角二冊

南李森
偵探案

金窟

二角四冊

南李森
偵探案

大澤秘密

三一角冊

白來克
偵探案

催眠術

三一角冊

第三手

二一角冊

叛離

徐卓呆

先生！

世上再也沒有被愛妻叛離那麼不幸的事了。我本

來自信是天地間只有我一人是個最清潔的戀愛。

勝利者所以我把這愛妻做我全體生活上的基本。

那知這愛妻……唉可嘆啊我真是個少有的不幸。

先生！

我實在是個不幸的人世上凡是可以稱爲不幸的人了。我的妻不知在什麼時候已叛離了我了。在我一點也不曉得的時候在我樣樣深信我妻的時候我妻便當作是絕好機會竟叛離我了。

現在我胸中的憤怒和失望無處可洩便變成這一

封呈與先生的信先生請你略爲想像想像我的心裏世上自己最深信最寵愛的嬌妻若是犯了可怕的不倫之罪這當事者倘使是先生便怎麼樣憑你賢明的先生憑你是什麼聖人君子恐怕也要像我一樣的忘不掉這種煩悶咧。

親就棄我而死十三歲時父親又死只剩一個可靠。的叔父又在我中學畢業的一年三月裏死在陝西。

叛離

三

的客舍中後來我便成了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所嘗的困苦自然不消說了廿二歲時就被雇在現在的公司中充技師八年間不屈不撓的勤苦勞動居然今天達到了廠長的地位於是生活上也沒有什麼不自由的了。

這一年我發明某種新工業一時聲名很好在公司中也做了一個無形的廣告收得不少效果這一來公司中的人望總理的信任差不多都聚在我一人身上了當時公司中有一個勢力最大的董事就把姪女嫁與我爲妻先生我回顧當時的幸福太大實在覺得今日的不幸並不是全然沒有理由的。

我結婚以來的三年間竟歡喜得無可言喻快樂的

日子夢一般過去好得又沒有生下孩子我妻身體很自由今天到這裏明天到那裏任着我妻去遊樂我看看我妻的笑容竟覺得世上再也沒有可以代替的東西了我的心都是我妻所有的我妻的心不能爲我所有……唉我爲什麼笨到這步地位呢我自己一人以爲我妻的心是我所有還要再忙的辦事時間內抽些工夫出來到我妻遊樂的地方去會見他公司中很忙又不能常常爲着要陪夫人遊樂去多請假的只得忙裏偷閑去尋到我妻遊樂的所在覓一刻兒幸福的時光這也是忘不掉的一種記憶。

先生！

我的生活若就此告終，我這人或者是個幸福的人也說不定。我受了許久的困苦，剛剛入到愉快的生活，又得到了一個美貌的妻，為什麼不肯就此死了呢？我要怨這惡作劇的司命之神了。這下面所述的一句句話都是記錄着可怕的憤怒與怨恨。

先生也曉得我們的公司去年忽然陷入解散的運命了。公司中人一個個好似喪家之狗，我一失業

又成了寂寥悲傷的生活了。突如其来窮境，把我

個很快活的我，弄得沈鬱不快了。我是曉得他稱心慣的，所以今年夏天仍舊勸他到西湖上去避暑，不叫他難受到九月裏趁着天氣晴朗，我又閒着就

裏挖苦我。我要是不晒箱子，也就不知道我妻的秘密咧。想不到會偶然晒起箱子來，可見那司命之神到處在那

順便拿來晒晒箱子裏的東西罷。我妻昨天赴母家去了，我一個人一隻隻的搬到簷前連箱帶物的晒着，還有一隻小箱子，其中都是些什麼賬簿收條帖子書信等類，也拿來順便整理整理，在裏頭又瞧見一個我妻的舊手袋，無心打開來看時，其中有幾封人家給我妻的信和一冊草稿簿。

先生！



我先拿起一冊草稿簿來。最初是。我妻女學校時代。在課堂中記下。的縫紉法。也有幾處。教師用紅筆。改着翻到中段。有些近來的日記。和感想。等雜亂的寫着。又有幾首。詩我也。不在心上。隨隨便便看下。去。無意忽然發見了一篇文章題。叫做。樂哉湖濱之一夜。

原來是避暑時的雜記。我倒要看。看他記些什麼樂趣。

七月十三夜月色殊佳此實

我先拿起一冊草稿簿來，最初是
我妻女學校時代，在課堂中記下
的縫紉法，也有幾處教師用紅筆
改着，翻到中段，有些近來的日記
和感想等雜亂的寫着，又有幾首
詩我也不在心上隨隨便便看下。
去無意忽然發見了一篇文章題
目叫做『樂哉湖濱之一夜』。

我畢生不能忘之可喜可怖。
日也。彼人扶我同行意滋柔。
婉我遂亦忘去一切恐怖願。
舉吾之身心悉貢獻于我愛。
人之前矣……

先生我讀到這裏我的眼睛閃閃。
有光兩頰斗的發熱起來我的手。
已不由我自己作主緊握着這本。
草稿簿先生且讀下面的一段。



邇來消息杳然豈彼人已忘
此湖濱銷魂之月夜而不顧
我之怨恨乎明夜月出時仍

待彼人於橋畔第三柳樹下……

先生！先生！

我讀這雜記的第二瞬間先生以爲我怎樣先生若自己遇到這種境地應當怎麼樣先生且想像一下我就昏昏然的立起來排列着的東西散亂着的東西什麼也不入我眼中我的思想力全然失去連自己當時想些什麼也記不清楚了……

只有那亭亭玉立的我妻旁邊現在我眼前還有那湖濱一角地天半個月做着背景襯托出他們的密會來咧

先生完全叛離我了他本是昨夜宿在母家的那知昨天沒到晚上就離開母家了他母家的婢女在電話中對我說姑奶奶昨天已經回府這婢女無心的回答差不多已老老實實說明一切了

先生告訴先生的事件就是這一點現在完了但是我現在倒很鎮靜我既失業又失了妻所謂鎮靜也不過是呆想罷了總想此後怎麼可以逃出這難受的苦境怎麼可以復仇我對着愛妻對着情敵對着自身到底怎麼辦是最善的方法怎麼樣是吾人正當的道路只有盼望先生把我從煩悶中救出去咧

新笑林

一册 三角

調笑錄

一冊 三角

徐卓呆先生爲小說界滑稽之雄不但小說之
爲該譜也卽一舉一動亦復滑稽近出其緒餘我編之
爲二書讀者一見必將大笑三日謂卓呆害我編之



無進步的鄉村生活 一名牧童阿八的無味日記

徐卓呆

(前略)

卓呆按爲甚麼這日記把前略二字開場呢因

一樣的

天寫起那麼凡這一天以前的事不能寫了這一天以前的事他胸中實在藏得不少竟寫不勝寫只好把前略二字來包括他罷就是寫出來也與不寫一樣爲甚麼呢那下面的也全是一樣的

爲作者(作日記的阿八)在下筆時本來不一定從那一天寫起只得隨隨便便高興從那一天寫起就從那一天寫起他既定了從這一天總之地球上總有這一天實是昨天的第二天。

又是明天的上一天）雞聲一鳴我就起身天還黑着我打水洗過了臉去淘米弄早飯把雞放出去與大家一同吃了早飯牽着牛出去吃草若不是陰雨太陽就升起來了赤鼻頭老二挑着擔上鎮上去咧樹上不問有葉無葉有風便動無風不動河中的水向東流着一家家的人都向田中去做事女人在河邊洗衣洗菜有時長腳阿狗在河裏摸魚鷄聲又起貓也跟着一陣陣的叫我就要回去吃午飯咧吃完飯洗好碗牛若不到田裏去做工還是要我作伴我出門時李老太婆一定在門口吃旱煙此時黃狗白狗一隻都不在門前正在裏頭吃飯下午有一件一日中變化最多的事就是間或有幾個形狀各各不同

的過路人走過這最可以飽我們眼福我就唱起我得意的山歌來歡迎他們這時候黃狗白狗最出風頭夕陽西下時赤鼻頭老二挑着擔回來田裏的人也陸續回家烏鵲一陣陣叫微聞遠寺鐘聲炊烟一縷縷的上升我便收拾一切一吃完夜飯就對着一隻半明不滅的油盞聽着四處的犬吠聲只好鑽到稻草鋪上去睡咧

河中的水向東流着。一家家的人都向田中去做事。女人在河邊洗衣洗菜。有時長腳阿狗在河裏摸魚。鷄聲又起。猫也跟着一陣的叫。我就要回去吃午飯。

吃完飯洗好碗。牛若不到田裏去做工。還是要我作伴。我出門時。李太太婆一定在門口吃旱煙。此時黃狗白狗一隻都不在門前。正在裏頭吃飯。下午有一件一日中變化最多的事。就是間或有幾個形狀各各不同的過路人走過。這最可以飽我們眼福。我就唱起我得意的山歌來歡迎他們。這時候黃狗白狗最出風頭。夕陽西下時。赤鼻頭老二挑着擔回來。田裏的人也陸續回家。烏鵲一陣陣叫。微聞遠寺鐘聲。炊煙一縷縷的上升。我便收拾一切。一吃完夜飯。

就對着一隻半明不滅的油盞。聽着四處的犬吠聲。只好鑽到稻草舖上去睡咧。

明天（就是上一天的第二天）鷄聲一鳴。我就起身天還黑着。我打水洗過了臉去淘米。弄早飯把鷄放出去與大家一同吃了早飯。牽着牛出去吃草。若不是陰雨太陽就升起來了。赤鼻頭老二挑着擔上鎮上去。咧樹上不問有葉無葉。有風便動。無風不動。河中的水向東流着。一家家的人都向田中去做事。女人在河邊洗衣洗菜。有時長腳阿狗在河裏摸魚。鷄聲又起。猫也跟着一陣的叫。我就要回去吃午飯。吃完飯洗好碗。牛若不到田裏去做工。還是要我作伴。我出門時。李太太婆一定在門口吃旱煙。此時

黃狗。白狗。一隻都不在門前。正在裏頭吃飯。下午有一件。一日中變化最多的事。就是間或有幾個形狀各各不同的過路人。走過這最可以飽我們眼福。我就唱起我得意的山歌來。歡迎他們。這時候黃狗白狗最出風頭。夕陽西下時。赤鼻頭老二挑着擔回來。就唱起我得意的山歌來。歡迎他們。這時候黃狗白狗最出風頭。夕陽西下時。赤鼻頭老二挑着擔回來。田裏的人也陸續回家。烏鵲一陣陣叫。微聞遠寺鐘聲。炊烟一縷縷的上升。我便收拾一切。吃完夜飯。我對着一隻半明不滅的油盞。聽着四處的犬吠聲。只好鑽到稻草舖上去睡哩。

明天。（就是上一天的第二天）鷄聲一鳴。我就起身。天還黑着。我打水洗過了臉去淘米。弄早飯。把鷄放出來。與大家一同吃了早飯。牽着牛出去吃草。若

不是陰雨。太陽就升起來了。赤鼻頭老二挑着擔。上鎮上去。咧樹上。不問有葉。無葉。有風。便動。無風。不動。河中的水向東流着。一家家的人。都向田中去做事。女人在河邊洗衣。洗菜。有時長脚阿狗在河裏摸魚。鷄聲又起。貓也跟着一陣的叫。我就要回去吃午飯。咧。吃完飯。洗好碗。牛若不到田裏去做工。還是要我作伴。我出門時。李老太婆一定在門口吃旱煙。此時黃狗白狗。一隻都不在門前。正在裏頭吃飯。下午有一件。一日中變化最多的事。就是間或有幾個形狀各各不同的過路人。走過這最可以飽我們眼福。我就唱起我得意的山歌來。歡迎他們。這時候黃狗白狗最出風頭。夕陽西下時。赤鼻頭老二挑着擔回來。

田裏的人也陸續回家。烏鵲一陣陣叫。微聞遠寺鐘聲。炊烟一縷縷的上升。我便收拾一切。一吃完夜飯。就對着一隻半明不滅的油盞。聽着四處的犬吠聲。只好鑽到稻草鋪上去睡咧……

(未完)

卓呆按這日記以下俱是一樣毫無變化。毫無進步。毫無趣味。尚有草稿三萬四千五百六十。

七頁半分成十幾冊裝成一木箱。有重量九斤。二兩。若連着牧童阿八的兒子孫子等續下去。的日記一起算。那是恐怕世界唯一的藏書樓。還及不上他的多。不過內容還是那麼千古相傳的無變化。無進步。無趣味。所以作者子孫的續著我決計不拿出來供之於世。就是牧童阿八自身的大著。諸君若是讀起來。也非費幾年工夫不能完小小一冊。半月雜誌那裏容得下。況且這九斤二兩的稿子要我送到瘦鶴那裏。我實在拿不動。好得這日記一天一天都是一樣。只消諸君把他連續數千遍也就與讀過他們的全稿一樣了。

瘦鶴按卓呆此作是說牧童阿八無進步的鄉村生活。天天像一篇刻版文章。其實城市生活也是如此。我常覺我的生活天天照舊毫無進

無進步的鄉村生活

步。又。十。分。枯。燥。乏。味。還。有。種。種。的。痛。苦。種。種。的。
煩。惱。因。了。這。生。活。發。生。出。來。幾。乎。逼。我。達。到。自。
殺。的。境。地。反。不。如。牧。童。阿。八。的。鄉。村。生。活。雖。無。
進。步。還。有。些。天。然。的。樂。趣。唉。阿。八。啊。我。羨。慕。你。



用最後媒介物以後

卓 呆

章薈孫和那謝園後樓中的女郎。卻只是用種種媒介物往來着。竟不能接談半句言語。

薈孫和這女郎最初的關係還在去年二月裏。謝園後面有一帶短牆。短牆外便是一條小堤。小堤旁邊是條小河路。路上柳枝有的拂在謝園短牆上。有的拂在小河水面上。人在這小堤上行走如入畫圖。

用最後媒介物以後

很覺有趣。春二三月頗有些人在那小堤徘徊觀賞的。不過小河對面恰巧與這裏景象相反。立在小堤上的人望望短牆內高的可以瞻仰。彫樓畫閣低的可以領略。萬紫千紅大足以叫路人停足。確是一箇游春的好背景。再望到隔河那

道是什麼景象。原來是一家小茶館。門口常有一副剃頭擔和一副皮匠擔。石獅子似的占據在兩面。一班遊手好閑的下等人。都在這一館兩擔之間消磨光陰。對河這種點綴實在傷害謝園美觀的地

且不能勝過這裏並

方不少

謝園的西北隅在短牆的一端有

一所臨街道的三層樓，樓上常有。一箇絕色女郎出現據附近的人。說此人是謝氏的親戚，不是本地人。是箇孤女寄居在謝園中的可。外倒並不是有心要觀看那位美。人特地來的他。也無非賞賞景色。罷了。不料這一天走過三層樓下。樓上恰巧落下來一件東西。這東西正落在薔孫頭上。薔孫倒是。嚇。伸手擎下來。一看原來是一方淡紫色的手帕。薔孫擡頭看時。正

見那位絕色女郎手中擎着一件夾衫在那裏拍去。衣上灰塵。薔孫能够當面還他。纔好於是只管在曉得是藏在衣袋中。拍時誤落下。牆外呆立要等女郎開窗。那知直來的暗想。他見下面有人立着。一定可以瞧見我手中之帕。咧。那知女郎竟不見。一心拍着拍完了便擎着衣服進去。薔孫見他沒有知。道便急急向上叫道。東西落下來。咧總以爲上面聽得了。那知女郎已經關窗只留着一隻鸚鵡在窗。咧他只得回去打算明天再來。

唐突二來未必遇得到美人。美人玉人不見。連去三天都是這樣。他天帶着手帕再去。豈知綠窗深閉。他曉得定是這女郎的芳名。第二着一朶薔薇還繡着燕紅兩箇字。

仍不倦怠。第五天過去時果然達到了志願了。女郎正開窗眺望。薈孫何等得意。走到樓下要從懷中摸出那手帕來給他看。不料昨天換了一件衣服竟把手帕忘在那一件的衣袋內。薈孫又慌又恨。這麼一來足也不能立定。只得一步步走過去。走了過去又想我爲什麼走過去。走了過來呢。一些表示也沒有。竟走了過來呢。於是再走幾步把臨河一帶短牆外走完。然後假意立定了。對河中望了一下。仍回原路將近樓下時。

到志願了。女郎正開窗眺望。薈孫何等得意。走到樓下要從懷中摸出那手帕來給他看。不料昨天換了一件衣服竟把手帕忘在那一件的衣袋內。薈孫又慌又恨。這麼一來足也不能立定。只得一步步走過去。走了過去又想我爲什麼走過去。走了過來呢。一些表示也沒有。竟走了過來呢。於是再走幾步把臨河一帶短牆外走完。然後假意立定了。對河中望了一下。仍回原路將近樓下時。

薈孫忽然對他嫣然一笑。此時薈孫喜得魂飛天外。女郎笑後也就無意識的走回家去咧。不見了。薈孫自己不知何故。兩足不見了。薈孫樂雖樂樂中卻帶着許多疑問。什麼疑問就是女郎的笑。不過薈孫樂雖樂樂中卻帶着許多疑問。什麼原因是曉得我是拾他手帕的人。所以有意笑的呢。還是看見第二趟見了果然女郎又對他一笑。薈孫忙取出手帕來給他看。他又是一笑。不過見了手帕也不

驚奇。也沒有要取還的樣子。從此我慌慌張張回來。回去形狀可笑。纔笑的呢。或是時常見我有樓下。薈孫便天天過去。不見面便罷見。薈孫仰着頭向樓上觀看那女郎。那女郎也正對他看着。四目相觀。像無意的笑。那是當時就很看得出了。

面總有這麼一笑。但是這一笑只能繼續可沒有進步。薔孫只得自己去踏進一步了。照樣也買一方手帕。角上繡着章。薔孫三字。暗想他見了我拾得的手帕並不見驚異。難道他有意擲給我的麼？我且與他交換一方。看他如何。他樓上却能擲給我。我樓下總不能擲上去。況且對河人看着怎麼辦好呢。薔孫帶了這手帕過去。照例在樓下受了這一笑。後！——從第二起。薔孫也是回回用一笑去回。

答他的咧！——只是在牆外踱來踱去無法可施。一個月後忽然觸動他的念頭了。謝園的後門上不是有一只信箱。一只牛乳箱麼。我把手帕投入信箱內。女郎一定擊得到他。若不知道我可以投給他。看手帕上雖有我姓名。好得不附書信等物。想來決不致闖禍。薔孫打定主意見女郎正目不轉睛。他就投入箱中。女郎看着又是一笑。第二天過去看時那女郎非但對他笑。手裏正擎着昨天投入信

到這時候。薔孫一切疑問俱已消除。女郎的心。他已明白。只消自己防着周圍的阻礙。一步一步進行。無有不會成功。決不致有變所差的。不過距離還沒近。熱度還沒沸罷了。薔孫有一天瞧見女郎在窗口洗筆。就想我何不更進一步來試試他的學問。就去買了一個扇面。自己畫了一幅桃源問津圖。打算要他題幾句。在上面看他意思。如何看他學問。如何也當着他面。

塞入信箱中。明天過去女郎只是對那信箱處笑着。薔孫不懂暗想難道這扇面仍在信箱中麼？我又拏不出來。不料無心中見那牛乳箱的門好像有些鬆沒有鎖着。過去一摸居然開了一幅扇面當真在裏頭女郎太聰明我太糊塗了。信箱可入而不可出牛乳箱鎖了便罷不鎖是可以自由出入的薔孫拏了扇面二人又是相對一笑。薔孫急忙趕回去看那扇面時那畫上却沒題背面已經寫滿寫着。

八首七律詩意與桃源問津圖沒有關係實是贈與薔孫的詩既好字也好。薔孫歡喜已極胆更大了。從此天天做詩把詩投入信箱第二天女郎一定有和的詩在牛乳箱中等。薔孫去取這麼你唱我和我唱你和約摸鬧了兩個月。薔孫又有些不滿意咧打算更進一步了。

從一笑進步到換手帕換手帕進步到還扇還扇進步到詩箋往來此刻又從詩箋往來進步到通信見面之時差不多只差一點兒開口談話無奈對河有人看着兩下都不敢只有那簷前的鸚鵡倒任那裏亂叫要那美人也能這麼樣。

用最後媒介物以後

就好了。可惜他當面祇能到一笑。
爲止背後祇能通信。既不肯與我。
在他處約會。又不肯在一笑後搭。
幾句話到底是女人家。小心怕他。
人見了有閑話。不要釀成阻礙。
二人之間愛情。雖很濃厚。不過表。
明白這愛情的不能不用那些手。

帕扇面詩箋和書信等種種媒介物。
並且這種種媒介物的能力竟
無法使他們可以談一句話。所以
靠了這些媒介物要進行到談話。
是箇啞子。

其實最後之媒介物也與以前種
種媒介物一般。仍是不能使二人
談話。因爲成親後纔知新娘燕紅。
今年四月裏由一箇最後之媒介
物周媽媽在兩面舊式家庭間奔
走。幾次二人已經成了夫婦了。





浴堂裏的哲學家 徐卓呆

這一位哲學家並不是人家稱他哲學家是他自己。以爲是哲學家便自命爲哲學家實在此人一生的事業也是研究哲學的日子占得多一生的趣味也是在哲學方面來得多所以他雖做過別種事業雖對於別的事也有趣味總不及哲學的部分多於是不能不自命爲哲學家此刻我替他記述他的事迹也不提出他的姓名來單用哲學家三字來代替他姓名罷這哲學家本有潔癖最喜洗浴一天中倒有四五點鐘消磨在浴堂中覺得浴堂中實是他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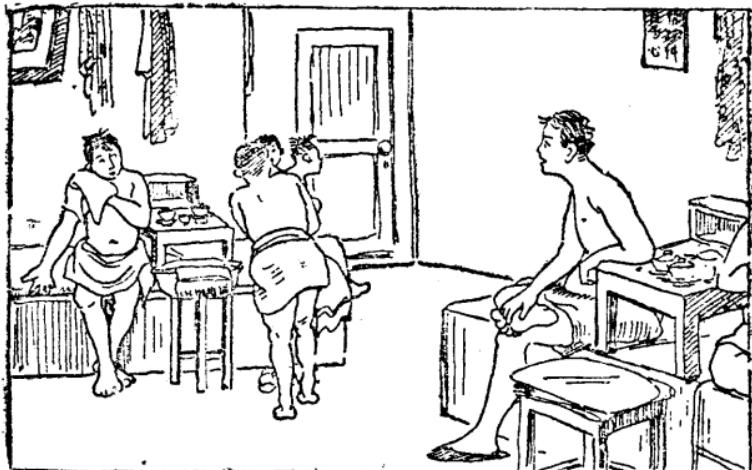
究學問的所在他以爲世上隨便什麼地方總沒有浴堂那麼神聖可以瞧得見人類原始的狀態天賦的真相的與他常一同出入浴堂的有一個美術家二人雖時常在一起談天其實各談各的趨向不同美術家總說要觀察人體美還是在大湯一面有幾個好姿勢好體格客盈中就不行洋盈官盈更不行有錢的人不是胖大的大腹賈便是骨瘦如柴的富家子弟甚至有的背彎如弓有的身薄如板有的皮包骨頭有的肉無血色我看天天在此的常客除了大湯那邊有一個拉包車的崇明阿二外竟無第二人了每天出入的數百人誰能及得到崇明阿二那麼完完全全的美滿身體越是洋盈官盈中越沒有

好貨哲學家常道浴堂中不能分階級定了什麼洋盆官盆客盆大湯等階級非常不好成了貴族式了。我以爲浴堂是個最平等的地方是平等的理想國。你看無論富貴貧賤一到浴堂中大家脫得赤裸裸便成人人一樣個個相同你也不多一點我也不少一點是天生成的人類本相是父母生出來的人類原形絲毫沒有裝飾富的不見得身上發出萬道金光來貧的未必會身上放出一些窮氣來本來吾人用眼睛去望別人家富貴貧賤無非看了他衣服纔有幾分把握若是叫他將赤裸裸的許多人要辨別誰富誰窮那真不容易了自從有了這萬惡的衣服將人類真相一遮掩於是人人忘却人類本來面目。

哲學家每天下午一點鐘進了浴堂洗了浴要五六點鐘纔去只是坐着觀察那些赤條條的人他想浴堂中不穿衣服真是提倡平等的宣傳所一穿衣服

都把衣服來品評人區別人咧美術家聽到這裏往往接着道對啊俗語說只重衣衫不重人我們中國的舊畫師倒很能實行此語他們畫的人並非真的。人實是畫的衣服要叫他畫個不穿衣服的人他竟畫不像要叫他畫得衣服像真有人穿着在裏頭他也辦不到所畫的人只好算個衣裳架子這種畫師的眼光倒是種社會上品評人的眼光只知有衣不知有人以為人即是衣衣即是人畫人只消畫衣看人只消看衣。

便有貧富之分。人家也就看着他。的衣服定自己拍馬與否之方針了。譬如浴堂中從外面跑進來兩個客人。一個穿羊皮袍子。一個穿狐皮袍子。那堂倌一定將全副精神灌注在狐皮袍子的客人身上。滿臉陪笑問他泡什麼茶。問了就高聲喊一碗雨前還要說幾句。今天天氣好吃過飯沒有等討厭話。说完慢吞吞走到羊皮袍子面前。隨隨便便問他泡什麼茶。沒精打采的喊。一碗紅壽眉大蒜臭的嘴。



湊到人家鼻前他的神氣聲音兩面大有區別。倘使在客人洗了浴從裏頭出來時堂倌過去揩背。此時客人都是赤條條人類真相平等階級堂倌就沒有什麼拍馬不拍馬便一律看待很能發現良心也實行平等主義咧。即使有幾個堂倌一定要拍馬要多得小賬那麼也只有擡頭看看他上面掛的是什麼衣服是狐皮袍子就討好些道地些拍拍馬屁用一方潔白手巾好好揩背萬一是布袍子他

就重重的恨不能將你背上揩出血來叫你明白這

萬惡衣爲首

百善裸爲先

麼看來拍的仍舊不是赤裸裸的清白平等之身體。原是那遮掩真相發揮虛偽的衣服衣服啊衣服人類今日的用你已失去你的本性了。

人類未發明衣服以前也沒有什麼勢利不勢利自從一有這罪惡的衣服將本來露出着的心部一遮

過來寫在上面的

他以爲比那新文化朋友將原句中淫孝二字倒過來來得有理不過那位美術家畫了一個裸體美人來請他題的時候他却把上面兩句將衣裸二字掉

沒良心頓時不見廉恥頓時消滅眼睛也立刻勢利起來了欺貧愛富之心逐漸發達若是女子那衣服更足以增進他的虛榮傷害他的貞操所以世上的衣服實是包沒了人的原形專尚虛偽的萬惡根源哲學家因着這個意思便常把古語改了兩個字對人家說道

哲學家既認定浴堂是個非貴族的所在是個提倡平等的地方便一心要想積極進行使他成一個絕對的平等浴堂有一天哲學家拖着那浴堂主人到旁邊坐着對他說道你看什麼叫百萬家私的富家翁什麼叫位高爵顯的貴人我在從前也不懂他們究竟有什麼與衆不同的身體以爲一定天生成他們是富貴人決不是個個人及得到的那知到浴堂

裏來一看什麼富的貴的脫下衣服來他們的身體竟與貧賤人一樣我不曉得你什麼時候早覺悟了纔開這一所平等學校我實在佩服得你了不得不過照我看來你這裏還有美中不足之處既是平等的模範萬不可再帶貴族色彩你們分出什麼洋益官益客益大湯的階級非常不合并且益湯終究是貴族的再加着官字洋字列在最高的位置非但媚外而且諂諛官場奴隸根性太足了應當一律廢除全體改爲大湯形式既有共和氣象性質又含平等精神豈不好呢你是個極有知識學問的人自當迅速改革以免被人笑你

他談一見面就催他何時實行鬧了幾天主人方始明白他意思答道法子雖好不過有兩種困難情形第一把全體改成大湯裝修等一齊改換至少要再有三千元資本放下去方始改得成第二改成之後生意要不要有損失那些高等的客人肯來不肯來哲學家一聽笑道你太過慮了一些也不用擔心三千元資本我這裏有你拿去好了也不必作資本算是我捐給你辦這公益的事情便了第二件更不必着急只要你的思想新方法新形式新自然有新生意會來即使舊時的客人不來一定另外有新的客人會來的

主人聽了他一番話莫明其妙從此哲學家天天和

浴堂裏的哲學家

敢十分不信了。第二天哲學家就從去年叔父給他的遺產中取出三千元來交與浴堂主人。主人當真拿到了錢，自然便認真動起工來。預定暫停兩月，改成之後重行開張生意也還不錯。哲學家更熱心。終日坐在那裏，要到收市後纔回去吃夜飯時，外面去叫幾樣菜來，吃吃自己只是不住的研究那種平等學說，目的已經達到他怎麼不喜呢。

有一天，主人對他說道：生意倒還好，不過從前益湯裏的許多上等客人一個也不來咧。哲學家想了一想，纔道：原來愛平等的只有一班下等人。

◎ ◎ ◎ ◎ ◎

半月雜誌某卷所載趣問「你爲什麼要娶妻」的答案十卷，讀了一遍覺得各有各的妙趣，令人笑不可仰。因此我有些技癢，把我的意思拿來做一篇小說。

你爲什麼要娶妻

徐卓呆

在黃錦濤結婚的一夜，酒闌人散後，獨有他的至友陳漁亭還不去。他因為路太遠，要住在黃錦濤家裏的了。黃錦濤已命人將書房中一隻榻留下來，給漁亭過夜。平日錦濤與漁亭二人真是對快活少年，只是在嘻嘻嘻哈哈中度日的，獨有今天二人的情形大變了。錦濤今天雖自己做新郎，竟沒一點有自動的興致，都是些被動的歡樂，將他包圍着罷了。那陳漁亭更不對這一天，只是沒精打采，悶不樂，難道因為錦濤今天結婚，他連親還沒有定，所以不快麼？難道因為他一結婚，一個好朋友就要被那新夫人奪去麼？

花轎到了新郎新娘交拜天地漁亭只是呆呆看着這一天漁亭雖與錦

你爲什麼要娶妻

二

濤在一起。錦濤却很忙。然而二人也很有在一起的時。候。不過。二人一見面。都是默默無言。雖很想說話。卻無話可說。直到夜靜更深。錦濤送那冷冷的漁亭到書房裏去睡時。漁亭忽然回頭問道：「你爲什麼要娶妻？」錦濤頓了一頓。說道：「我不曉得啊。我實在不曉得。又道：『這句話要去問家嚴的。』

不錯。錦濤那裏回答得出。當初他父親替他訂婚。他還只有九歲。自然也不去得他的同意。也不去通知他。就是當時向他說一聲。他曉得什麼？所以他父親索性全權把他訂了下來。從此他父母對於兒子絕不提起此事。錦濤在九歲時訂婚的時節。雖有人把他取笑。他一時含羞不語。很覺難堪。以爲情只得避開。

了。但是過了幾天。他胸中已忘掉乾乾淨淨了。在他十七歲時。有一天。他與他妹妹錦詩胡鬧。把妹妹一冊袖珍字典。有意藏去。他妹妹恨得哭不出笑不出。便嚷道：『我怕你我敵不過。你只管把我欺侮好哩！將來你把孫家的嫂子娶回來後。莫怪我也會報仇的。你也只有欺侮我一個女子的本領。我雖纏不過你。我要去欺侮一個女子。大概還容易罷。到錦詩說完。錦濤已在旁邊了。』

錦濤趕到書房裏去。他忽然在無意中聽得妹妹嘴裏說孫家的嫂子五個字。旁邊是青天裏下一個霹靂。將他八年前模模糊糊的夢驚醒了。他方始想道：『我那百年偕老的配偶已經定下了人了麼？』不曉。

得是個何等樣人啊。我一定要愛伊麼。伊一定要愛我麼。我二人的性情上可以相愛麼。這是什麼人做的事呢。不錯。好像有的隱隱約約。我還記得八年之前。確是有過這麼一回兒戲似的舉動的。這原來就是解決我那性的問題的唉。我要從小沒有父母。就幸福得多了。

錦濤糊糊塗塗又歇了五年。此時他已二十二歲。這一天也是與妹妹鬧得哭哭笑笑。他母親看不過過來。對錦濤說道：你這麼年紀還是這樣孩子氣。麼今年九月十四日要給你娶媳婦。你還是如此胡鬧麼。錦濤聽了此話。宛如罪犯宣告了死刑。這日子更難過。咧。從此天天擔心着。所以今晚陳漁亭問他說：你

為什麼要娶妻。他就說自己是完全不曉得他心裏的失望和不快。也可想而知了。

還好。還好。錦濤結婚後竟出乎他自己和旁人的意料之外。新夫婦伉儷甚篤。親親熱熱。把什麼事都忘了。不過一個月後。那新房中嬉笑之聲有些變動。新夫人。還有些笑聲。錦濤是笑不出了。從此聲浪一天比一天。不對那新夫人練就的一副好喉嚨專門與人家相罵。嗓音失潤時。手拍桌子。腳頓地板。拿來附和。到臨了收場。總是天啊娘啊哭。這麼一陣。伊不管公婆姑娘鄉鄰尋得到那一個。就和那一個做對手。實在找不到對手時。自然把這親親熱熱的丈夫做老主顧了。一天到晚吵得天翻地覆。差不多伊一停。

嘴。大家就要覺得冷靜寂寞。有時伊還要裝腔做勢尋死覓活拿來嚇人。錦濤被伊鬧得身體都瘦了。有一天遇見漁亭把實情對漁亭一說漁亭就問他道你為什麼要娶妻。

有一次那位潑婦不知爲了何事竟與錦濤的母親大鬧。他母親一氣就此得了一種病。伊還天天在病房的隔壁鬧着病了半年竟一命嗚呼。咧錦濤的父親到底看不過便邀了親族來把這位孫家小姐休了。從此錦濤方如囚人遇赦重見天日了。

錦濤與楊雪吟女士親近起來已在三年後了。伊是他妹妹錦詩的學友本來一向認得的不過二人形影不離的熱起來却是離休去孫小姐的時候約有

三年工夫到二人結婚已在錦濤二十八歲了。二人結婚的一天在夜裏宴會時錦濤的至友陳漁亭纔來漁亭這時候已經三十二歲了。他一心研究着他的哲學只是抱獨身主義他一見錦濤第一句就問道你爲什麼要娶妻。錦濤聽了對新夫人楊雪吟女士瞧瞧答道我很曉得我有個目的纔結婚的目的現在這位楊雪吟女士是適合我這目的的。我結婚的目的何在呢我與普通一般人的結婚目的有些不同。普通一般人的結婚目的只要夫婦二人能夠和好一世那就算達了理想的境域了。我覺得不夠我有極大的野心我在這短期間內要求快樂求幸福我決不滿足我爲什麼要娶妻那數十年的短期

間。內。幸。福。與。否。倒。是。小。事。我。實。在。
注。重。在。死。後。墳。墓。中。數。千。百。年。的。
長。期。間。內。所。以。我。結。婚。的。目。的。
並。不。要。在。生。前。短。期。間。內。得。一。個。
佳。偶。是。要。在。死。後。墳。墓。中。長。期。間。
內。得。一。個。良。好。伴。侶。現。在。楊。雪。吟。
女。士。我。深。知。伊。的。性。情。我。雖。今。天。
與。伊。結。婚。我。們。已。交。好。三。四。年。差。
不。多。已。經。做。了。三。四。年的。夫。婦。了。
因。此。我。很。曉。得。伊。不。但。生。前。的。短。
期。間。內。可。以。和。我。做。一。對。和。好的。
夫。妻。連。死。後。的。長。期。間。內。也。定。能。



在。九。泉。下。做。我。的。好。伴。侶。的。若。是。
像。了。從。前。那。位。孫。家。小。姐。那。就。不。
對。了。活。在。世。上。竟。要。吵。吵。鬧。鬧。和。
伊。過。數。十。年。我。那。裏。受。得。住。呢。就。
是。多。聽。伊。一。天。的。響。喉。嚨。已。經。差。
不。多。要。縮。短。我。幾。年。壽。命。咧。怎。麼。
可。以。與。伊。久。居。在。世。上。呢。做。幾。十。
年。夫。妻。那。或。者。涵。養。工。夫。好。一。點。
的。人。還。可。以。忍。耐。下。去。好。得。是。有。
限。的。算。我。能。活。一。百。歲。也。不。過。受。
伊。七。十。幾。年。的。累。但。是。將。來。我。入。
士。爲。安。後。從。此。幾。千。幾。百。年。伊。若。

你爲什麼要娶妻

還是老脾氣不肯改變叫我那裏能安呢不是要將墳墓中的泥土也吵得發鬆連祖宗也永遠不安麼如今這位楊女士必定是能夠伴我永久安眠的錦濤說罷再對他新夫人瞧瞧舉起杯來向衆親友道今天你們若是爲預祝我二人數十年後的窀穸而來我不是更歡喜麼說完了他就乾了一杯

◎ ◎ ◎ ◎ ◎

一百年後黃錦濤和雪吟夫人的墳上蒼松高聳碧草叢生白天靜悄悄如太古時代一般夜裏惟聞草中蟋蟀的鳴聲又像在那裏安慰二人的靈魂又像在那裏表示二人的安樂



某女士的遺書

徐卓呆

我這素不相識的女子突然寄給你這封信實在很冒昧請恕我我本來打算把這封信寄給「憂愁鄉」的作者K先生的已經寫了好幾張紙了細細一想寄給那年輕的作者K先生恐怕反而不妥當所以改寄給先生重新寫成此信了

但是我雖說與你沒有會見過其實我是見過你的今年春天某社假座某劇場演「春夢」時我就坐在你旁邊一箇包廂內你與作者B君畫家V君和另外一人很高興的觀看著我曾經見過你的照片又聽得你三箇朋友叫著所以曉得一定是你我在

我開場就對你說了罷我現在是打算要死了并且是與比我年紀小的男子一起死所以這封信實在是我留在世上的遺書中之一啊這種東西擊來

讀過你的小說很多。因此我心裏竟像已經與你很熟識。於是我就在這封信寫的時候也當著當面和你談話一般了。請你讀這信時要先曉得這是一箇可憐女子的小史。

我什麼都說一箇明白罷。我是何人。你或者一向也曉得的。我就是那歐戰時由某種實業上發財的趙敬五之妻香枝。我單單說是他的妻似乎還太簡單。再說得詳細些罷。我是他第三次的妻子。是箇丈夫。與我年紀差了四十歲的愚笨女子。當真再也沒有像我那麼愚笨了。想了已往的事就覺得自己怎麼會愚笨到這步地位。不禁驚異起自己那種愚笨的程度來了。我在嫁給他之前真是什麼不知的在家。

中長大著我是一箇鄉下窮秀才的女兒。從小由父母旁邊養育長大向來與外面沒有交際的十七歲以前向來住在一箇小鎮上。世上的繁華只有夢中可以瞧見。向來也不過把幾冊舊小說看看。所以世上的是那裏會曉得呢。父母叫我出嫁時我也只曉得和舊小說上一般乘著一頂花轎子去了。還不是愚笨到極點了麼。

現在我心裏很急來不及詳細寫了只好簡單些罷。我在十七歲時被趙敬五看上了就嫁給他。咧起初我父母也因一來我年紀尚小。二來男女年齡差得太遠。卻不肯答應。怎奈男家用盡種種手段來設法到底允許了。自然我父母因為我年幼無知一切。

可照父母自己的意思辦去所以這親事一發生也並不與我商量而且我也以為既是父母作主張的一定很好便欣欣然答應嫁過去了如此我真什麼也不懂糊糊塗塗宛如夢遊仙境那麼嫁到趙家去的

那時節恰巧在趙敬五最得意時除上海住宅之外天津漢口香港都造了住宅我們在上海宅內結婚的那住宅本是買人家一箇花園改築而成所以有假山有魚池有花木非常壯麗然而我只覺得寂寞而已我那時節的日記上自己記著自己的生活說是像空谷中的幽蘭我此刻想想實在覺得如此當真還是那時節寂寥不堪的當兒出來一箇什麼夜隔一夜纔喝醉著回來於是很討厭的亂說亂話

妖魔鬼怪把我喫掉了的來得好啊

再加做我丈夫的那男子竟與我一向舊小說中夢見的那種風流才子大大不同所以悲上心來更覺寂寞了我從此以後差不多每天哭泣丈夫很要好的來安慰我便越安慰越悲傷後來丈夫一到我旁邊我混身就像冷水澆著他說什麼時我回答不出咧說話總不回答用眼淚來代替著

從小不知世事長大在鄉下的我到此時應當如何也實在不明白既不能向父母面前去聲訴又沒有朋友除茫然度日外竟無可如何所僥倖的是我丈夫事務極忙每日自朝至暮差不多不在家的一夜隔一夜纔喝醉著回來於是很討厭的亂說亂話

動手動腳非常受累。他日間不在旁邊的時候，我何等安樂啊！我等到丈夫一不在家，就把從前愛讀的幾冊舊小說取出來，只管反反復復讀著去做成我的夢中世界。我能夠忘掉我的寂寞，只有在這一點時候了。

我們上海的住宅，在曹家渡之西，離熱鬧的上海中心是極遠的。所以一到夜裏更來得寂寞，倒是獨自這麼看看書的時候，反覺得有了消遣了。我每每到夜裏聽得風吹落葉之聲，就不由的使我想起在鄉下父母家中的時候來，叫我流淚咧。

來的丈夫一過三四月便常常夜裏不回來，咧過了一二年回來的時候，更少。我最初就以爲我不像是他的妻到了這時候，事實上也不像我是妻了。既不是妻，再去陷入戀愛，自然有什麼希望。因此我一明白自己不是妻，不久就與一箇男子陷入戀愛中去了。

這一箇男子我很打算不說出此人的姓名來。他自己倒說發表也不要緊。我便說了。男子是比我小兩歲的青年畫家。去年國畫展覽會時有一箇叫做夏觀魚的作品，你還記得麼？就是此人走進那展覽會場，繞進去便是第三室正面掛一幅出塞圖的中堂。畫的是昭君出塞。這雖是中國畫，他把筆法大大如此。我到此以來，這種悲傷寂寞的日子過了三年。了。起初憑你是深夜或是喝醉了，總會回到家裏。

的變了一變。倒很受報上批評家的稱讚。報上又說此畫由某富商買去其實買的便是我丈夫至今還掛在我們一間書房中順便我還來告訴你一箇這畫中的祕密罷實在王昭君的面貌他是照我畫的從此以後我們就陷入戀愛咧。

為什麼我會被他畫去呢我在那兩三箇月之前去從何老先生學畫的何老先生本來不收女弟子只因與我丈夫極知己因此特別通融就答應了我起初到他家裏去過二三次後來何老先生說你府上幽靜得很此後由我過來罷於是每星期來教授一次何老先生常常有事自己不能來便請這位夏觀魚來代教了有一天他要替我畫一箇肖像這

肖像中裝扮做王昭君模樣實在這一幅肖像便是我們戀愛的雙方暗號。

我自從一認得夏觀魚方始明白舊小說中那些風流才子世上確是有的我與夏觀魚一陷入戀愛我自己糊糊塗塗如入小說之中如遊夢境咧我是趙敬五的妻這句話無論從精神上說從事實上說都是虛偽做夏觀魚的妻實在是真實因此我與夏觀魚陷入戀愛一事從道德上說來也決不是罪惡但是我以爲很正當的世人竟以爲不正當不貞不義等的污名非叫我擔負不可我真是箇愚笨的女子啊一點不懂世上那些以虛偽爲真實以正當爲不正的惡習我所讀過的書中從沒有這種謠話。

載著啊。

於是這種戀愛會成何等結果你也大概可以知道。我們便與已經許多陷入戀愛的人們相同得著一箇罪人的污名弄到不能活在這撒謊的世界上了。

我丈夫曉得了我們陷入戀愛後他怒得怎樣啊。他一向將所有的事把我從妻的地位上驅逐開此刻倒突然又主張是自己的妻了。於是我若萬不承認是他的妻那麼他就成了我的敵人了。

我耳中至今還覺得有他狂醉的聲音喊著要殺死我。咧我至今眼中還覺得有他那種種呪詛的怒容。並且我至今想起了當夜可怕的情形。脣口還跳

箇不住到我們決心要拋棄這撒謊的世界實在從此隔得沒有幾天。

夏觀魚喘喘的在我耳旁說道我們死罷這種可厭的世上我一天也不願活了。我聽了心裏如醉著的一般答道死罷死了便成我們二人的世界可以永遠和樂的過去哩。我們如此一下決心便乘摩托車到火車站已是夜裏很不早的時候。幸虧趕到一趟夜車於是我們宛如被什麼可怕的東西追趕著似的在昨夜到了這X地方來了。

在未決定死之前似乎覺得死這件事情很是可怕的不料在此刻反覺得死是最可以安慰的事了。可以逃出撒謊的世界在我們是何等幸福的事啊。

我以前從來也不曉得死是這麼快樂的我們須一死纔有救。

我們昨夜睡得很安而且快樂得再也不像是要尋死的人今天早上起來還出去散步一下出了旅館門在閑靜的路上走走還遇見幾箇游客但是在我們眼中覺得這些人都現著一種可憐的狀態實在要比我們更幸福的人這世上是沒有啊。

我們走到人跡極少的郊野中就在草地上坐下來足有一點鐘光景二人夢中似的談著回去後纔寫這封信給你的

毫無意味的話寫得很長你讀起來一定極受累並且我是在急忙中寫的字也寫得極不清楚萬望

你認為一箇可憐女子的最後書信千萬讀完了罷我最後還有一箇要求你若對於我們的死很表同情那麼請你把我們做了你小說的材料

只管寫下去太雜亂了就此擋筆咧



戀愛之花

角四 冊一

正甚戀之免胡一定之戀愛亦有
道詳愛嘆有亂行去軌道亦有
而能真矣此路亡則有
行引詮發書於羊不若
人從揮



過去未來的寡婦

卓呆

無論何人沒有不希望自己的母親是箇清淨無垢馬利亞似的尊貴女性的。

馮若淵說道我的母親生了我第二十歲光景的姑娘們就要想像我母親的面影常常暗道我的母親也是在這樣少女的全盛時代死的麼母親是把我的事情再三囑咐了人靜靜的死去的我母親二十歲不是死得太早麼我又聽得說伊是很美麗的我就更覺得不堪的憶念母親了現在我看着

人了我竟時常這麼想着我又想到倘使我父親早早死了母親還活着那是我做兒子的能够沒有親也是在這樣少女的全盛時代死的麼母親是把我的事情再三囑咐了人靜靜的死去的我母親二十歲不是死得太早麼……

某夜我因着我妻的說話生了興地做兒子的不能不忍受屈辱的到。倘使我父親早早死了母親還活着那是我做兒子的能够沒有親也是在這樣少女的全盛時代死的麼母親是把我的事情再三囑咐了人靜靜的死去的我母親二十歲不是死得太早麼……

味便問伊道那麼後來管賤先生和那寡婦就不知去向麼現在還不曉得麼……伊說曉得的二人好像在某城一同過活着最初我妻提起此話也是從我已

最初我妻提起此話也是從我已竟也是這麼意思麼我留心看時伊竟流着淚咧我便故意裝做很鎮靜勉強笑着要想打消伊的念頭說道那裏能够一定不能這麼像很真摯的爭着說我二人不知他們夫婦二人大家又像說笑話又說的伊又說但是我總覺得如此誰先死的好這也是從我母親的說話上引出來的其時我妻說你說說笑話罷即道那是你先死了我聽伊說完一想不好索性和伊

從小兒一面想在某意味內或者反很好也論不定倘使我先死了要撫養小兒不知你能不能有這力量咧並且你也未必能够一世守寡這也不獨是從生活上說就是從性的方面看亦然……伊道我做得到的我就說這卻很可敬那我定能一世守寡這一件事是因着這種意味反覺得母親的早死倒很快活咧我父親若先死了我母親能否一世守寡也是疑問

啊。從性的問題看起來我也難信。我母親是個全然不會有錯誤的人。即使外面守着寡婦的形式。實質上我總以為是辦不得的就是守節。兒子強要把母親過那自然的生活也很對不起母親啊。萬一母親與父親以外的異性接觸起來不是兒子的恥辱麼？我是受不住的。我沒有寡居的母親實在是幸事。我妻接着過如此說來倒也不錯。記得我家鄉有一家也是數一數二的人家開酒作的少奶奶。

在二十歲時少主人忽而死了。便變成寡婦一來因為有一個男孩子二來財產很寬裕。生活上沒有什麼不自由的。所以守着寡不想再醮。直到四十多歲那兒子往北京求學去了。伊竟跟了作裏的情管賬先生逃走。人却生得很漂亮。不多幾天兒子也恰巧從校中畢業回來了。在學時代的兒子性情却很和順。他一回來便荒唐了。一天到晚浸在嫖賭之中負了不

少的債……伊講了一段家鄉的。我又說那是那管賬先生必定手段。很高明。我妻說不錯。那家中上一代還有公婆在堂。在平輩中主人的兄弟再有幾對夫妻人口很多。只有那寡婦是住在作裏的。據人家說起來是早早與管賬先生畧為有些聽得兒子又大了。等到兒子一娶媳婦一生孫子不是地話。我點點頭以爲一定會如此的。不能不到這一條路上去實在是很自然的事。

位就難了。麼那老夫妻倆倒是個明白人非常寬大的……我妻說完我又說我別的不管第一要替伊兒子表同情所以……我妻又把說話回到原處說道所以是我先死的好啊我就對伊道這倒不能說不過叫小兒受恥辱實在比什麼都苦那男孩子尤其……但是我的心裏又暗暗想道世上父親死了靠着聰明美麗的母親立身的男子都也有的母親早死受繼母虐待再因着父親沒有權

威一切由繼母作主弄得兒子逃走放浪貧乏不能自立也往往很多但是我不願自己兒子也走到這步地位……

又對伊說道我今天就對你先說了罷我們無論是誰先死留着的一人總不能忘掉要把小兒來做本位的像我自己那麼的運命獨有我小兒身上決不願他嘗到就是你死了我也決不讓後妻虐待小兒擎來妨害小兒的前途的我妻聽了伊點點頭我又說所以

若先死意思也是一樣斷不願叫小兒受恥辱……我妻笑道你倒很好會生孩子不會生孩子還不能曉得咧生也沒有生出來你就以為一定是男孩子麼我說自然了罷我們無論是誰先死留着的是我不喜歡女孩子有了女孩子也很少會生孩子

是父親的恥辱無論如何女子結果總是男子的奴隸我是從性的局總是男子的奴隸我是從性的起他們我雖從來沒有虐待過你實在對着他們心裏很抱歉這你

不明白麼你嫁了我這丈夫我的父母——自然已不在世上倘使還活着我想你恐怕也不會有我對你父兄那麼一種感觸的伊說道你說的話什麼意思我是聽不懂這種學理的說話的伊竟不是爲了不懂所以不聽不過不願意聽罷了

故心很不定非常的受累什麼也做不成什麼也不做便更弄得憂鬱極咧我就說這是不錯的你住在友人家中總有一點兒顧慮的啊我是經驗過的所以很明白你與其如此何不在什麼地方租一間屋子舒舒服服的住着豈不快樂呢……我這幾句話是對着他

他們的待你也不能不留心著於是結局弄得你就顧慮了小野點頭道是的是的不過我近來頭腦很模糊不知是什麼緣故照這樣下去我恐怕要發狂咧說罷他笑了。一陣我妻也笑着我就說你的哥哥也有些這種性質。他道我哥哥很溫順與我全然不同我現在忽然這麼想着總覺得我有什么遺傳的或是發狂的素質也論不定因為我母親在未生我的前一年某夜伊在路上走着不料那是不錯的你是個很拘束的人

有一個很怪的男子在伊後面追趕這句話是在我幼時聽母親對人家講的母親說那時節真是再可怕也沒有了……好像是母親說再差一點就要被那人拖住幾乎受恥辱咧那時節我還是小孩子不能明白什麼意思我今天偶然想起便變成一種不快的聯想母親在那時節被那人拖住了受過恥辱沒有並且那男子不要有什麼精神病的素質我就是那時因着此人留在母親腹中的麼

小野說完我就叫道倒也有趣得很我在旁有些不願聽了小野又說這種事實也不能斷定沒有我家上代的祖先精神病的人一個也從未有過只有我一個人是頭腦這麼很怪的啊小野說時他總把自己的話很有趣的談着我就笑着說你的念頭倒也奇怪然而確很有趣你這麼一說却是覺得你與你哥哥不很想像我說到這裏很以爲與方纔我夫婦二人得的說話中在某點却關聯着於是

喚起我的興味來了我又說但是你也不用去信他小野道自然我不能深信此事……不過……他再要說出什麼話來時我妻已經不想聽這有趣的話到裏頭去了只剩我們二人咧我就先說道在你未來之前我正與我內人在此閒談也是談的女人的事……你此刻正要說下去怎麼不說了呢小野就說道是的在嫂夫人面前我覺得難以啓口所以不說了這還是我二十歲時

候的事我在通州得了父親病篤。

是來了那船很小竟容不下全體。

怪咧你也總可以想像了。

的電報便連夜動身一到江邊那

輪船要上午兩點鐘可以到江邊

的下水客人我是爲着父親病篤

的客寓那時還只有三四家已經

纔回去的那裏能夠不乘這一只

船呢然而竟沒搭到只得等候明

一齊都宿滿那種客寓本是六七

天午前八點鐘的船了我回到家

中一看父親已經死去據叔父說

個不相識的旅客同宿在一室的

恰是昨夜十二時半斷氣的我看

相打聽就此不遇了不過面貌還

其時我中學纔畢業剛入專門學

麼那是大家也沒說姓名又沒互

後來那婦人怎樣呢小野道婦人

校實在真是個小孩子咧那客寓

後來那婦人怎樣呢小野道婦人

我說你倒有這麼很有趣的情話

的主人儘力設法便把我送入一

我說你倒有這麼很有趣的情話

我說你倒有這麼很有趣的情話

間小房間中不知什麼緣分這房

我說你倒有這麼很有趣的情話

我說你倒有這麼很有趣的情話

中已先有一位四十歲光景的婦

我說你倒有這麼很有趣的情話

我說你倒有這麼很有趣的情話

人在那裏——到了兩點鐘船

我說你倒有這麼很有趣的情話

過去未來的寡婦

在我是病。着病勢有增無減。一天。
重似一天總難有痊愈的希望。
一。我。……



一家

徐卓呆

歇了一下。從大昌當鋪裏出來。街上已是萬家燈火了。恐怕耽擱過久。特地早出來的不料結果還與平日一樣。他心中很覺不平。又想到我不能不甘受這侮辱的境遇。更覺悲傷。咧街上。前後左右。擦肩而過的人。從明姑眼中看來。都覺得他們很有幸福。其中只有我一個是不幸的人。不然不然。比我不幸的還多着咧。我重病的哥哥怎樣陷入惡運的母親人事。不知的妹妹。他們怎樣。我的不幸還不算甚麼咧。這樣心理的爭鬭在心中。又發作了。那時明姑的眼。

睛忽然釘在一個臉色微紅的男子身上。他胸中暗暗叫道。這是我的父親啊。同時他要走過去的脚。把一種強力拉回來了。父親並非獨自在着。同着一個女人。明姑覺得有些面熟。暗道。這一定是我認得的。不知在那裏見過一次。但是想也想不起來。男女二

人在

那裏



車路折向很黑暗的S街去了。明姑一見立刻慌張。去追那二人。一點也不敢躊躇。S街非但黑暗行人也不多。只聽得女的說道：昨天漢口又有信來了。男

字筆劃很細，像是女人寫的。明姑驚得過度。不禁暗暗叫道：父親怎麼竟會如此？於是她好容易把心頭的悲酸忍着。

的道：他打算回來麼？女的說是啊。真討厭！本月月底要回來。男女二人的話很清楚的送入明姑耳中。明姑已靠得很近了。那男的又道：那麼寶珠你仍舊只消到M街的屋中好了。好得他也並不長久的女的轉着那白色的臉對男的瞧了一眼。二人就默默無語。男女二人的衣服在風中吹動。明姑眼中也看得很清楚。一會兒明姑見二人在家門口立定。開着門燈之光。見門上貼着一張很新的紙寫章。寫着：

大包作頭。章炳泉也是他們同業中一個很有勢力的人。明姑的父親在他手下做事時却是樣子很正直。做事也很規矩。直到外面的聲名慢慢兒有人議論起來。那時曉得他往事的人都說他生性多情。現在漸漸的發芽了。但是起初也很秘密。沒有一個人曉得。在某夏被一個工匠發見。他們一男一女在某夜花園中。於是弄得同業中一時作為談話資料。引得他們妻子吃驚不小。咧。

後來不多一會他忽然不見了。但是他的對手是主。

人。的情。婦。寶。珠。別。說。是。明。姑。一。向。連。什。麼。人。也。沒。有。
知。道。此。刻。明。姑。發。見。了。意。外。的。事。實。便。呆。住。了。脚。也。
自。己。不。能。作。主。像。夢。遊。病。一。般。的。回。去。母。親。一。見。他。
便。說。明。姑。今。天。耽。擋。得。很。長。久。難。道。途。中。有。什。麼。事。
情。麼。母。親。的。眉。間。看。得。出。很。有。擔。心。之。色。明。姑。急。道。
不。是。的。母。親。我。沒。有。什。麼。事。不。料。途。中。遇。見。了。父。親。
母。親。驚。道。你。父。親。麼。在。那。裏。他。什。麼。樣。子。明。姑。一。面。
用。手。止。住。母。親。一。面。說。道。身。上。穿。得。很。華。麗。這。種。衣。
服。在。夢。裏。也。沒。有。見。過。父。親。也。沒。看。見。我。只。是。與。同。
行。的。女。人。談。着。母。親。聽。了。別。驚。那。女。人。就。是。那。章。家。
的情。婦。寶。珠。母。親。聽。了。此。話。不。住。的。掛。下。淚。來。此。
時。裏。面。房。裏。的。長。子。新。生。咳。嗽。大。作。了。母。親。便。走。過。
去。

說。安。靜。些。別。咳。罷。母。親。看。着。那。病。人。很。激。昂。的。樣。子。
再。替。他。在。有。骨。無。肉。的。背。上。撫。撫。一。陣。很。利。害。的。咳。
嗽。幸。虧。母。親。與。妹。妹。看。護。之。力。好。容。易。復。了。原。病。人。
怎。樣。自。己。這。麼。年。紀。拋。去。妻。子。貪。着。自。己。一。時。歡。樂。
竟。做。了。女。子。的。玩。物。他。不。認。我。是。兒。子。我。也。不。認。他。
是。父。親。—。母。親。我。死。了。也。不。會。忘。掉。的。新。生。聲。音。很。
嚴。厲。好。似。裁。判。官。下。什。麼。宣。告。母。親。安。慰。他。道。新。生。
你。別。說。這。些。傷。心。話。我。只。消。靠。你。這。一。個。兒。子。所。以。
單。單。盼。望。你。病。快。好。你。若。有。什。麼。三。長。兩。短。我。一。定。
要。發。狂。了。

他母親輕輕說道此外也沒有別法了新生雖不願

天的疲乏也睡着咧

你想照現在的樣子醫生也不能請一個藥也不能吃一服我怎肯就此聽他死去無論如何未死之前要給醫生看一看纔是明姑只是哭泣母親又道新生是生性正直的人無怪他見父親品行如此要生氣了我與你一天到晚做着手工生活還很勉強那裏能寬裕呢所以只得你去辦了你父親無論怎樣究竟不能不認的說到這裏聲音就斷了到夜深寂靜後那小妹妹金兒也睡得很熟鼻息極有規則明姑輕輕握着母親的手說道母親我明天早晨去罷忘命的求他他定能救哥哥的母親應道一定如此罷我倒不妨要救活新生纔是後來二人因着白

明天早晨明姑形式上的早飯吃完把頭髮理一理好今天病人的樣子似乎更不好些他穿着一件不分家常做客的衣服就此出門母親在門口很擔心的叮囑道明姑辛苦你了你此去要受辱也諭不定今天且儘力的忍耐着總算爲了我與新生二人明姑在路上一壁想一壁走遇了父親把什麼話先說起呢若是那女人出來我應當怎麼樣的應對呢我必須預先想定纔是

但是一到門口他已躊躇不安一時竟無從啟口了裏頭趕出一個婢女來一手提着鉛桶對明姑看着忙問何事明姑慌道這裏是姓章麼一時也說不出

別的話那婢女道是的有什麼事明姑就說有一個姓浦的人在府上請他出來給我見一見那人道姓浦的麼我不曉得待我去問來那婢女走了進去總也不出來

門內帽架上有一頂帽子掛着這一定就是昨夜父親戴的到底是父女見了帽子不禁就起了愛親之心一回兒裏面門一開走出一個身材很高打扮得很華麗的婦人來但是那一種美並不是上流婦人那種高貴的美乃是下等社會中蕩婦的一派妖艷婦人即問道你來做甚他對着打扮得很貧苦的明姑開口就是問這一句明姑聽着自然怒從心起待要發作但是一回兒想起母親警戒的話來只得苦笑

苦的把怒氣壓住說道我要見見在這裏的姓浦的那婦人聽了放出異樣的眼光來說姓浦的麼我聽也沒有聽得過你到底是那姓浦的什麼人呢明姑道我是他的女兒特地來尋父親的那婦人道原來如此恐怕你弄錯了人家了明姑哀求道吾哥哥病得要死咧請大發慈悲給我見一見罷那婦人哭着說你這女孩子倒也可笑我不是說過了從未聽得說過什麼姓浦的明姑見他只是如此假作不知胸中的憤怒自然更甚似乎要把胸口破裂了就說我也明知不應該來打擾可否給我見一見這實是我哥哥性命出入的事婦人一陣冷哭說道真討厭啊你只管說我們還是不曉得阿菊來啊你把這女孩子

趕出去。第一是你不好。你對他說不曉得就得了。何必叫我出來看見這種可厭的人。快趕他出去。明姑便垂淚哀求道：請你救我們一家的性命罷。明姑不管人家聽得不聽得。只是求那婦人。然而這些說話。

竟不能達到那冰冷的婦人耳中。一會那婦人回身向裏面去了。明姑恨恨的望着他後影。無論如何不肯空身回去。便闖到裏面四處的尋覓。打算找到父親。那知影踪也沒有。不過聽得裏面有着人聲。也不知是男是女。是在遠遠的一室中出來的。忽聽得背後有人說道：你事情完了快出去罷。明姑方知方纔那婢女已在後面便決然道：我不見面。決不肯回去。的那婢女便說：你說也無用。這裏的夫人自己說了。

話出來誰也不能使他更變的。我勸你還是快些回去罷。這婢女的臉上倒有些人類的柔和之色。不過拖着一個婢女只是向他說長話短也沒有什麼道理。明姑也只得含淚回去咧。

明姑抱着滿懷的忿懥和悲痛。拖着那很重的脚。在廣闊的道旁。沒精打采的回去。他一步一步走近自己的家。好似尖刀在他胸口刺着。猛聽得有人叫道：哎喲，明姑不好了。你在那裏我總也找不到。明姑細看時是隣家的三嬌嬌。忙問道：三嬌嬌什麼事不好了。三嬌嬌說：你母親忽然發瘋。跳入池中。三嬌嬌忙在池中去咧。明姑大驚道：母親發瘋。跳入池中。三嬌嬌忙此話當真。麼說時嚇得幾乎要倒下去。三嬌嬌忙

道。母親的事。你放心好了。現在有十幾個人趕過去。咧。不妨事的了。明姑突然身體亂顫。放聲哭道。三嬸。嬸難道。哥哥。霎時間他頭腦中忽而想起母親的話來。母親曾說。新生有什麼不測。我必發瘋。此刻這句話。電也似的在他腦中閃動。三嬸。嬸說明姑。你別慌。快到母親那邊去罷。但是明姑那個在恐怖絕望中戰慄的身體。已一點不能動了。

父親的荒唐。哥哥的死。母親的發瘋。投池。旋渦似的。在明姑腦中迴旋着。他暗想。把所有的不幸。一時降到我一身。上來。麼三嬸。嬸此時也無法可施。呆呆在道旁立着。一回兒。明姑身體忽生彈力。頓時不安起來。母親那個魂靈已失散的屍體。有許多人圍着。

的光景。劈頭現出。在目前。說道。三嬸。嬸我不能在此快帶我去罷。於是三嬸。嬸一手托在他肩上。一手握着他右手。勉強行走。將近走到小學校附近。他感覺漸漸恢復。此時混亂的頭腦中覺得人聲鼎沸。在那裏。叫喊。「瘋人」向那邊一望。人叢中居然瞧見自己的妹妹。又瞧見一個異樣的婦人。明姑眼中忽有喜色。

那頭髮又亂又濕的異樣婦人。自然是他的母親。只見他臉無血色。朱唇也變了灰色。雖混身都是水。以乎一些不覺。明姑瞧見了母親的狂態。便又想起那池邊的可怕景象。來不禁又是。一陣亂顫。就放出極度的悲痛聲。來高叫一聲。母親。但是母親已不是方纔。

的母親了。明姑牽住了他的衣袖。一會兒就被推開。人叢中就有人笑道：原來是瘋人的女兒。母親見明姑哭着自己。反一陣怪笑。走過去了。那妹妹從人叢中趕出來。叫道：姊姊這樣的母親還不如死去的好。明姑趕過來。緊緊抱住金兒。對金兒臉上看着。流淚。不。止。

神經過敏

呆卓

某年夏天我住了一家旅館中他那裏本來住的多數是學生這時候正值暑假期內大家都已回去旅館中空着我也對着四周一無顧忌一天到晚高聲唱歌隨便尋一處什麼涼快的地方去納涼有一天夜裏我在自己房裏我當時也是一箇貧乏書生在社會上一點事情也不能做往往無聊之極對着桌子呆呆的空想着雖想了些將來的樂事然而大半是苦境居多實因這時節的我本是箇極端的厭世家此刻我忽然聽得門外輕輕有足音並且是向我

這裏來的我還當是茶房咧也並不注意不料突然背後有一種陌生聲音說道你在此用功麼我倒很奇怪回頭向房門那邊看去却是箇四十多歲的男子一手拿着烟捲笑盈盈立在那裏面貌畧帶些方與身體很相應小小的一字鬚頭髮又三七分着原來是箇四五年前住在這裏的新客人我便點點頭此人却踱進來又低聲說實在無聊得很啊說時就坐在我所移的椅子上我答道不錯我也覺得寂寞得極只管請在此談談罷我說時暗想此人一定是

個不懂旅館習慣的鄉下人，否則決不致一點事情。沒有會趕到不認識的人房中的我，如此一想心倒定了。於是同他閑談起來，方知此人姓管，是安徽某處充監獄醫的，此次爲着暑期講習會來聽講，還是初次到此，所以他總說住不慣，子細對他看時，只見他顏面蒼白瘦削，目光很不銳利，宛如有什麼神經衰弱症似的一般，不禁叫我心中有些不安。起來二人只是問答些平凡之事，徒然厭倦毫無興趣，不過他屢屢要用被人脅迫似的眼光回頭觀看，此外他的態度和他的語氣竟毫無生氣，好像很疲勞着我。此時便一無理由的心中斷定此人大概是個世上普通的劣敗者……總之生成老實拘束處世術很幼

稚生活上一些沒有發展的人……雖不很深知其細大約是做了多年乏味的監獄醫便成了這當然的徑路也論不定。一回兒他正正經經的問我道：我要打聽你一件事，這裏旅館中的主人他可曾向着你打聽過我什麼？此人說完了我也不知他何事，莫明其妙即搖頭道：沒有は何等樣的事呢？他側着頭答道：是啊，此時手指顫顫的將烟捲上的灰彈去，又道：實在很奇怪我看是旅館主人隱瞞着警察等人必定在那裏探索我的事無疑我再三盤問主人只是瞞我不肯直說……此人說得似乎很有深意，我自然一時有興好奇心大發問他道：警察們來探索到底怎麼一件事呢？他正色道：我本來沒有做

過什麼虧心之事不曉得什麼緣故我好像是受着嫌疑咧我即道你從什麼理由上曉得有這種事呢他道却有種種原由他說到這裏似乎已不願再說下去將話避着我那時節見了他那副正直而神經質的神氣便沒有去只管盤問他的勇氣就此不提了他也獨自回房他的後形悄悄然的很冷寂自從有了此事以後他這一個人便成啞謎兒似的深入我腦中自然他自己既肯向我直說決不會真的犯什麼罪了大概是什麼錯誤弄到受這嫌疑的

第二天我便與主人談起昨夜之事問問他實際主人圓睜着眼睛訝道原來連你那裏也來過麼主人又說他屢次來打聽我弄得討厭極了所以初次來

看房間時却把他拒絕的第二次來時他的來歷已明白因此留他住下但是我的起初拒絕他在他竟覺得我有何深意在內此人又常說警察天天派人監視着他的行動又說偵探時常在門口窺望或跟隨他出門的……我就說此人倒也奇怪做了監獄醫時常診察犯人的爲了這些事膽小得如此不是很可笑麼只消自己沒有做歹事只管坦然好了：因此我曉得他是常常向主人纏繞着主人也弄得很覺受累咧

他到過了我房裏一次就此熟識後來在房門外遇見也嘻嘻嘻的招呼我總殷勤邀他進房談談實在我對於他的好奇心很强一心一意要想解釋他的

哩。謎咧。過了二天晚上他又擎着烟捲到我房中。我自然很爲歡迎並且問道怎麼樣了那一件事已經明白了麼他一聽我此話見我替他擔心着便十分親熱微笑着說道仍舊沒用實在那警察署可惡極了若有疑惑之處儘管把我叫去審問好了不是很容易解決的麼何必如此只是疑着呢他說得很興奮從我看來可稱愚極真是疑心生暗鬼他又說到什麼店裏去買買東西那些夥友也很薄待我我去洗浴和人家掉錯了一頂帽子又被人大罵一頓這些一定與嫌疑是關聯着的警察署的注意已密布在各方面我這一個人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情形都做了他們注目的目標了……我聽了這幾句。

話不禁失笑道那裏會有這種事全是你誤會這裏的商人本來沒有內地那麼客氣往往言語亂暴得罪人的這些事只可不擺在心上你竟居然掛念着麼他急忙搖頭道不然昨天我走過一個崗位時見有兩個警察立着我就故意裝得大模大樣的過去他二人低聲說就是他就是他我實在難受很想自己到警察署去聲明咧……我那勇肯信他說的話即道這也是你的誤會啊我說罷便打聽他怎麼會有這種疑惑這動機從什麼時候生出來的呢他只是把言語避開不肯直說我既覺他滑稽又覺得這莫非是發狂的前兆倒有些怕起來咧說話之間提起他鄉里的事來家有三個孩子夫人也很賢可

以想像他家庭頗多幸福。他又笑道：一點也不想回去。不過很想見見孩子們……我不免也微微笑着。我種種的想像，以為他這樣的擔心着，莫不是從一種懷鄉病變成了神經極衰弱麼？戀着家鄉，不慣出門，膽弱的人一踏到這種熱鬧地方，受了種種壓迫，便一時的精神上變動起來。這也是有的。

後來幾天雖常常見面，却不提此話。我也不問，好像每天熱心赴講習會去着，也有時出去散散步看看影戲。大約神經平穩了，我也替他暗暗歡喜。也有時還與我下過一二局棋。

有一天是某紀念日夜裏有提燈會。他本是講習會中一份子，是團體去的。他回來後，我便到他房裏去。

看他見他很疲乏，又從他表情上可以瞧得出。他已受了什麼大感動咧。這一夜與他談談，他又談起那怪事來了。他說那嫌疑到底還沒明白。今日更確定了一。我們今天是團體去的，排隊很整肅。忽然我背後有了一個怪人，此人打扮得如鄉下人一般。其實就是暗探……他說時，眼色還現出可怕的樣子來。我一想又來了。這一瞬間中差不多把他那怪病的氣分反射到我身上來了。不知什麼緣故，把這膽小的善良人弄得如此疑心，煞是可憐啊！那裏會有這種事呢？於是，我一面對他表示非常的同情心，一面儘力的盤問他。一回兒，他居然認我是個知己，肯說出

原來他此次出門中途乘那鐵路的聯絡船時他一入船室便坐在一堆行李旁邊停回就有一箇紳士帶着夫人下來像是那行李的主人只聽得二人口中連連在那裏說可疑可疑他一聽此話就想我雖坐在行李旁邊又不想偷東西倒也夷然但是上了火車不知怎樣這句話深入腦中總離不開行了一點鐘光景他開開窗來要看看風景一回兒旁邊一箇紳士默然將窗關好再歇了半點鐘他又開窗那紳士突然道你乘着二等一點也不得懂乘客的禮儀你開這窗叫我好不受累方纔我已把他關過了他大受侮辱不免說只消有了錢誰不能乘二等什麼乘客的禮儀找難得出門卻不明白不過道德。

一事我還有些懂得於是雙方就爭了幾句倒也過去。咧不料一回兒又生出第二件不快的事情來查票的走進車室來差不多在一箇箇乘客面前低聲說道請留心懷中東西獨有他面前不說非但如此他的面前是逃避似的通過的其時他心中忽然大悟想起聯絡船中夫婦二人的話來咧他們說可疑可疑難道是我受着什麼嫌疑麼如此一想那方纔爭論的紳士也非普通旅客一定是他們指使的人後來到某處停車其時那紳士已不在他心裏也舒服些了就立起來在室外蹠蹠瞥見車站上有一人在那裏打電話很像那紳士他登時宛如瞧見了什麼可怕的東西混身亂抖子細的向那邊瞧去無奈。

人多聲雜再加離電話處太遠耳中不很清楚不過說也奇怪他後來想想竟覺得當時聽得很清楚似乎說『車中有一可疑之人到站時千萬注意』等話他心中剛纔舒服些又不安起來咧他暗想怎麼如此只是固執着的纏繞我呢頓時怒氣勃勃那紳士倘使過來必定要打他一頓出出我的氣不料那紳士忽然在人叢中消滅不見咧於是心中非常不快回入車室中從此在車中便食物也吃不下了到底下車時擔心着車站上有什麼事倒也沒有動靜安然出來以後就奇怪的事連續不斷哩

使得我很覺可怕。房中窗戶開着夏夜的涼風，陣陣吹來，幾乎要使我毛髮悚然。我便隨隨便便答道：「這麼看來，你的錯誤都是從聯絡船上一件件事生出來的。」他急急問我道：「什麼錯誤？」我又說道：「我總覺得是你誤會了意思。」他們說可疑，並不是指你說的。乃是夫婦二人由別的話上連下來說的。車中紳士也不過是平常旅客電話。也是你耳的錯覺。那裏會聽得清楚呢？……他不滿足道：「不對，不對，在我竟全不是事實。我便與他取笑道：「我看你還是把這些事當他一場夢早些忘了罷。放在心上自己苦着算什麼呢？」這時候他兩臂交組胸前，垂頭不語，難道他怒着麼？然而他念頭已錯，我若去指定他便是我的罪惡。

憑他怒也不妨我非矯正他不可這一夜我就此告辭而去。

後來似呼他仍舊沒有悟自己的誤解我房中也不很來不過聽聽主人口氣也可以想像咧又過了十天光景我與他在客堂裏撞見我便笑着問道如何爲什麼不來談談呢他說講習會一面忙得很說時臉色很憔悴我覺得他真可憐他是醫生是一位科學家竟會被這一點毫無意思的事情弄得朝夕不安我真莫明其妙再歇了幾天我到他房裏去看看便問道已經明白了麼他臉上似乎安心些說也不見得好像是警署一面有打算暫緩下手的樣子我又笑着說包你可以解放了想不到你那天天與獄囚

接近的人反怕起這種事來不是很可笑麼我說了他眼中頓時有生氣說我囚人倒一些也不怕已經很慣了反與他們親熱得很越是死刑囚人的病越是想早些醫好他這裏那麼的可怕地方我再也不能多耽擱了倒很憶念着囚人們咧說罷哈哈大笑我還是第一次聽得他有生氣的笑聲咧其實他回家的日子已近心裏非常的歡喜着



芙蓉在遊戲世界中做了一篇「如此相逢」我看中了這一個題目咧。因此也把這題目做一篇效颦罷了。內容是絲毫沒有關係的。

一

如此相逢

徐卓呆

韓景文與林素珠戀愛上剛纔萌了芽了照理論講一定勢如破竹能夠達到最後的目的因為他們兩家人家本是隔壁鄰舍非常接近的自然什麼事都容易些景文與素珠的關係也可以從此一步進一步了那知事實上不然到他們二人戀愛上纔萌芽的時節不料林家忽然遷居了這不是強把二人分離開麼自從林家遷去之後景文雖打聽了他家新屋的地名去尋了好幾次可總也找不到不知他家究竟是多少門牌實在無從明白也只得悵悵而返此外竟沒有別法可以曉得素珠的地方難道他一人就永遠不會見面了麼只要能夠重新見面可以談這麼一句話不是好把他們已萌芽的戀愛叫牠開花結果了麼無奈不容易見

如。此。相。逢

面。啊。

二

在這一年四月裏景文有一位朋友從廣東來那位朋友姓戚是廣東四德女學校的校長他一到上海見了景文先要叫景文陪着他去參觀幾處女學校他又說此次到上海來的目的就是要參觀各處女校景文只好領着他天天趕來趕去的向各女校調查一切第三天下午參觀賢良女學校時先由該校的庶務領到中學三年級的教室中三個人走將進去

只見正面立着一位長鬚的老教師正在那裏講授歷史全級學生約有四十多人都面對着教師景文從門中進去恰巧立在學生們背後所以一個也瞧

不見伊等正面教室中的規則又很嚴肅雖明知有參觀的人進來一個個頭也不回三人看了一下正要出去看別處了那位戚君先走景文還在那裏看着其時恰巧那庶務先生咳了一聲嗽發聲很響早驚動了一個學生回轉頭來驚向後面觀看那知恰巧與景文打個照面你道這女學生是誰原來就是那韓景文踏破鐵鞋尋不到的林素珠啊一霎時景文雖如觸了電氣一般然而也只得跟了他們二人出來了

這一年夏天韓景文有一位姑丈六十大慶在南京做壽景文便到南京去拜壽不免耽擱了三五天有

三

二

一。日。就。搭。着。上。午。七。點。四。十。分。開。的。快。車。回。到。上。海。
來。這。一。天。不。知。怎。樣。火。車。遲。了。二。十。分。鐘。光。景。到。蘇。
州。車。站。已。很。不。早。了。本。來。應。當。十。二。點。五。四。分。由。

蘇。州。開。的。此。刻。進。站。已。經。有。一。點。一。刻。咧。所。以。那。上。
海。開。來。的。三。四。等。車。應。當。比。這。快。車。先。開。一。分。鐘。在。
十。二。點。五。三。三。分。開。的。此。刻。見。快。車。一。到。已。等。得。心。
焦。也。就。開。了。景。文。見。車。子。到。了。蘇。州。車。站。剛。從。車。窗。
中。要。向。外。面。望。時。就。瞧。見。車。外。那。三。四。等。車。在。那。裏。
開。動。了。警。見。三。等。車。中。有。一。女。子。正。在。那。裏。向。這。裏。
驚。視。景。文。定。睛。一看。不。料。竟。是。林。素。珠。啊。要。想。呼。喊。
車。已。開。得。很。快。來。不。及。談。話。了。再。探。首。出。去。只。見。伊。
也。探。首。而。望。又。隔。一。下。也。瞧。不。出。了。景。文。自。己。坐。着。

的。車。又。開。行。咧。他。暗。想。必。定。素。珠。放。了。暑。假。到。什。麼。
地。方。去。旅。行。了。或。者。伊。家。裏。不。住。在。上。海。也。論。不。定。
四

去。年。上。海。不。是。天。花。盛。行。麼。不。料。韓。景。文。也。感。染。了。
他。起。初。還。不。在。心。上。後。來。覺。得。身。體。有。些。不。舒。服。咧。
那。背。樑。脊。骨。非。常。的。發。酸。他。還。不。曉。得。已。經。感。染。暗。
想。這。神。氣。不。好。還。是。趕。緊。去。種。痘。罷。於。是。急。忙。趕。到。
一。家。醫。院。裏。要。醫。生。種。痘。醫。生。見。他。臉。上。已。有。一。粒。
一。粒。的。發。出。來。了。於。是。將。他。細。看。了。一。下。他。自。己。倒。
我。此。刻。說。不。定。我。來。送。你。另。外。一。個。地。方。去。醫。罷。說。
完。備。了。一。輛。馬。車。把。景。文。送。到。一。個。所。在。你。道。是。什。

麼地方原來是工部局的傳染病醫院景文大吃一驚要想回去已不由自己作主了只得聽憑他們罷先由一位醫生驗了這明明是天花啊還有什麼話說呢即忙命人送他到隔離病室去住下這時候過來兩個人要把韓景文扶進去時忽見外面進來一個女子手裏提一衣包這不是林素珠是誰景文一見有熟人進來要想回過去與伊說話時早已被二人拖他進去了並且說害傳染病的人怎麼可以去和外人接談呢

五

景文總算大幸沒有送掉性命但是他出了病院不多幾天他父親病故了景文大病初愈再加父親一

死身體精神都衰弱到萬分一天一天只是糊糊塗度日到他父親出殯的一日他還沒有復原身體輕飄飄終日在那裏呆想這一天的喪事他雖是一家之主實際上他什麼也不會作樣樣都是被動一切隨人家指派自己像木頭人一樣他坐在魂轎中抱了一個神主幾乎也不曉得手裏拿的何物他只是茫茫然的呆坐不意突然有一樣東西刺激了他的視覺他精神竟清楚了你道是什麼東西原來馬路上對面來一輛人力車車中坐的並非他人就是那別來無恙的林素珠啊景文被伊提一提神却是像吃了不服清涼劑混身爽快得多但是他手裏拿着這父親的神主身體又坐在魂轎裏時候尷尬

極了。那裏可以與情人通情慳呢。素珠也很驚異的。看着可恨無情的車轎。就此各自過去了。景文恨極。幾乎把手中的神主也脫手丟去。

六

景文家裏住在寶山路某里。所以他乘了電車回去。總是在北火車站門前下來的。這一天他正從南京路回去。打算到慶祥里去找一個朋友。因此電車停在火車站門前時。他不下車要等他到了克能海路。纔下去。那知電車正在向克能海路轉灣進去時。景文瞥見馬路上一個走着的女子。明明是林素珠。景文一見那裏還肯躊躇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跳將下來。無奈眼睛看了素珠。腳頭沒有踏定。電車正在進

行。自然跌了一交。幸虧跌得並不重。立刻爬起來。要想過去與素珠說話時。不料旁邊過來一個印度巡捕。在景文肩上拍拍說道。行裏去。行裏去。便把他一把拖着往南面走。咧景文回轉頭去。要與素珠問一句話時。印度人口中只是「茄德利馬德利」的念着。押了他到海甯路巡捕房中。因為他跳電車罰他大洋二元。歇了三個鐘頭纔出來。再到原處去尋素珠時。那裏尋得到呢。

七

但是韓景文後來有些覺得林素珠一定是住在這火車站附近的了。為什麼呢。歇得不多幾天。他們又遇見一次。啊。這一天。正在上午。將近十二點鐘光景。

他坐了一輛人力車從火車站向寶山路去這車子是一個小孩子拉的此人力弱而遲再加馬路不平好像把人在車中拋着景文正覺得難受時忽然有一輛包車從他背後搶到前面去了車中坐的是一個女子在伊正行到景文側面時景文一看不是林素珠麼急急要叫那包車飛也似的向前面去了景文緊叫自己那個車夫追上去不料這江北小孩子沒有聽清他的話反要把車子停下來咧景文急得不得了好容易與他纏明白了他正要用力向前趕時那知車子已到淞滬火車的鐵軌之前其時吳淞車要到了叫笛一聲頓時把四扇巨大的門一關誰也不能通過可憐景文一輛車子偏偏關在鐵軌

之南那林素珠的包車已過鐵軌早很自由自在的往北去了火車到了還有那機關車掉來掉去鬧了三十分鐘方始將門開放景文氣得已經下了車打算步行咧

八

今年閏五月十三夜景文在家裏獨坐無聊便一個人出門去走走趕到外面也無從消遣還是去看戲罷他打定了主意就往某舞臺去在包廂中選定了一个位置坐下來他看了足足有一點鐘光景的戲不知怎樣肚子裏有些作痛起來了大概是今天的的食物不小心麼也沒有吃什麼啊肚子裏只管痛起來景文還想忍耐着但是一回兒不對了痛倒好了

一點要想出恭。咧。景文仍舊打算暫時忍耐着回到

了。家裏再出恭罷。那知一陣急。一陣萬萬忍不住了。景文只好立起來。急急忙忙大踏步走到廁所門前。把門推進去。一看不好了。有人在裏頭。麼。豈。但如此還跑錯了地方。到了女廁所來咧。那裏頭正坐着一個女子。景文細看更大吃一驚。不意就是林素珠。哎。喲。我二人怎麼會如此相逢呢。這真是馬上相逢了。景文正要開口問伊。幾個人在此看戲時。不料背後那看女廁所的老媽子趕來。嚷道先生。你走錯了說時。把他推出去。景文一到外面。定一定神。那下面又不答應。咧。只得尋了男廁所出了恭。再到原位上坐。下。細細尋。素珠時。卻見伊與伊父親一同坐着啊。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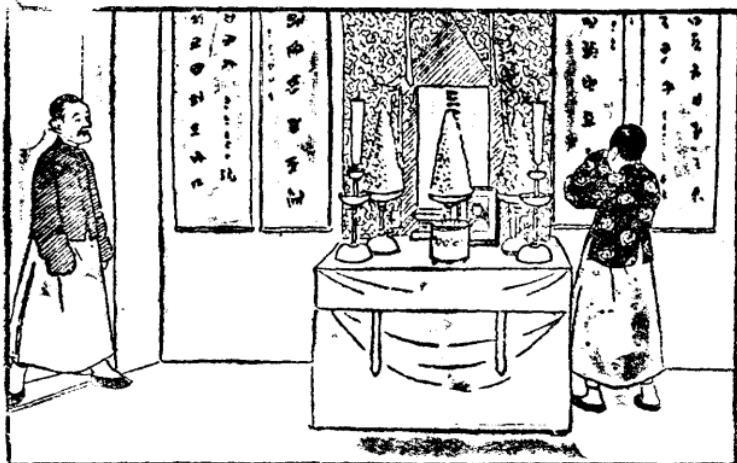
雙十節前一天。韓景文接到他表叔一封信。說已把家眷搬到上海來了。現在正住在北四川路某里。一百四號。請趕緊來一趟。有種種事情要奉託。咧。景文讀完了信。即忙乘車前去。到了那裏。一看是一所兩幢的住宅。想表叔家裏人不多。一定是轉租人家的餘屋。罷。敲了門。進去。方知表叔是住在樓上的。現在出去剃頭了。一會兒就可以回來。老媽子過來。請他到東面廂房中暫坐。景文脚還沒有踏進去時。就曉得這一間廂房是二房東的了。為什麼呢。他望進去。見一副對聯。上的上款寫的不是他表叔的號。啊。景文踏了進去。見廂房中設着一個靈座。在那裏死

如。此。相。逢。

八

廂房門來說道。好久不見了。樓上坐罷。他回過身去時。彷彿見林素珠還立在那裏。

者是一個女的。他先看掛着的一副青色輓聯。上寫着道：素珠同學姊……景文倒一呆。再對那桌上。的照片看時。不是我心目中的林素珠麼？伊怎麼死了呢？髮鬢最後在女廁所裏一種神氣還在我目前啊！原來伊就住在這裏什麼時候去世的呢？怎麼夢中也不來通知我一聲唉？怎麼我二人這麼不巧？又這麼的巧？最後還要如此相逢呢？景文正在下淚時。他那表叔已經剃好了頭回來。含着笑踏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436B



2709